羅江縣志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羅江縣志

李調元稿

本館據函海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序

羅江縣舊無志。乾隆九年。邑令秀水沈公潛延余先君石亭公纂修。時兵燹初定。並無書籍可考。又急於卒役。不及細訪前代名家著述。今百餘年來。本朝文教光昌。大開四庫全書。重修永樂大典。於是乎內府秘藏。幾乎家有其書矣。此縣志之所宜亟亟也。調元自歸田以來。杜門讀書。念日月之已逝。恐文獻之無徵。若不繼前志而補前缺。恐一旦填溝壑。咎將誰歸。爰取先君所纂舊志。遍加考訂。又復於登山臨水之餘。坐小輿。攜肯史。由本州五邑。山巔水涯。凡有半碣殘碑。自明以上者。莫不手自摹搨。家故有萬卷樓。又復嬾祭漁獵。夜以繼日。互相校讐。並取州邑舊治。去其無徵。摘其可據。歷三寒暑以成此書。其每條俱載原書之名。用朱竹垞日下舊聞例也。其所採金石文。俱照式繪圖於旁。其門則分沿革、城池、縣署、名宦、各署、城內、東鄉、南鄉、西鄉、北鄉、人物、節孝、道釋、技術、土產、共十五門。獨不編藝文一門。俱附見於名勝古蹟之後。以便查閱。皆低一格。其拙作詩文亦間錄於後。至調元偶有考證。則低二格附按焉。共十卷。此書原名梓里舊聞。因裁縣改州。不言縣志。今因復設羅江。故仍曰縣志。其但言稿而不言撰者。蓋欲俟諸賢大夫他日纂修古綿總志。以備芻蕘之一採也。嘉慶七年九月重陽前一日。雨村老人李調元。時年七十。

羅江縣志卷一

邑人李調元雨村稿

沿革

羅江縣禹貢梁州之域秦爲分野秦屬蜀郡漢涪縣地晉末置萬安縣屬梓潼郡宋齊因之梁末改沿潺亭改曰潺亭縣西魏復曰萬安置萬安郡隋開皇二年郡廢縣屬綿州唐因之天寶元年改曰羅江宋元明仍舊編戶三里口類天文分野之書

晉綿州歌豆子山打瓦鼓陽平關撒白雨白雨下娶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元武晉詩

按明曹學佺名勝志羅江兩水相盪成羅紋因以爲名及考宋地輿廣記則疑羅江卽潺亭又云有羅璝化江因以爲名迄無定論今按晉詩一半屬羅江則江名羅江早見于晉不始于唐矣或者江先名羅然後名縣歟

羅江縣綿州西南七十八里舊二十鄉今十鄉本涪縣地晉于梓潼水尾萬安故城置萬安郡隋廢屬綿唐改羅江縣太平寰宇記

緊羅江州南七十里一十鄉黃鹿、金山、石凍、三鎭有金山羅江瀹水元豐九域志

按唐改羅江縣亦設羅江驛見唐唐彥謙羅江驛詩云數枝高柳帶鳴鴉一樹山榴自落花已是向

來多淚眼短亭回首在天涯。全唐詩。

城池

羅江舊無城。明成化初。知縣盛景築土城。正德中。僉事郝綰督知縣陳堯臣、包砌以石。高一丈五尺。周四里三分。計七百七十四丈。門四。萬曆中。知縣丁澤繼修。後毀于寇。國朝順治初。知縣陳鎬羅綸重修。十六年併入德陽。雍正七年復設。大清會典。十三年。知縣王榮命捐修東西二門。乾隆三十二年。知縣楊周冕重建估修。舊縣志。

縣署

羅江縣治。明成化中建。本朝雍正八年。知縣王榮命重修。直隸綿州。州治於康熙三十一年。涪江水溢。涪州城東北之半。乾隆三十二年。涪水復溢。城壞于水者十之七。三十四年。川督阿爾泰因裁州屬之羅江縣。徙州治焉。領縣分四。德陽、安縣、綿竹、梓潼。而改舊州爲金山驛。嘉慶七年六月。勒公保奏該州仍回舊州。復設羅江縣治。

羅江縣署前石屏銘。

萬曆三十年壬寅歲。仲春之吉。知羅江縣事直隸龍舒少岡姚謨捐俸礲石屏於公署之前。落成乃題其銘於屏上。爲石屏銘。雖所以自警。亦所以告後之丞是邑者。銘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設守保障。有如斯屏。捍災禦患。衞國蔽民。王家柱石。蒼靈鉅鎭。維茲屏立。欣慕聖訓。君子學道。則能愛人。厥道維何。

禮樂教行禮以飭躬樂以養情慈祥豈弟卓哉著明隨在皆學隨在皆政冰淵其事金石其心百爾財用膏脂相憐民吾赤子無告尤兢政多撫字刑戒濫淫鋤強植弱革弊親仁鑒茲前屏用儆官箴見道于屏作我法程絃歌遺範敢步芳聲後有君子三復屏銘

俸廉

羅江係首衝知縣養廉九百兩俸銀四十五兩本縣驛馬三十疋歲支草料棚槽例贏銀八兩

倉庫

常平倉向無積貯添採買四千石鹽稅銀二百一十二兩一錢七分三釐六毫茶課稅銀二兩五錢

糧銀

新舊承糧花戶陳世英等一千一百六十六戶糧銀三千八百二十兩三錢四分以上俱大清會典

名宦 唐何易于明盛景二人有傳

唐知縣何易于傳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河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卽腰笏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卽蠶隙不可奪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卽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摧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尙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剗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有字免竄海

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卽自縱火焚之觀察（文粹作風）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勁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僂杖者易于必召集（一本下有與字）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文粹作輒）親自與語爲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相國裴公刺史休出鎮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全（一作察）易于廉約如是

孫樵曰會昌五年樵過（一作道）出益昌有能言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上（一作止）請常（一作貸亦作緊）期不欲緊（一作堅）繩百姓使賤（一作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糞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予居長安歲（一作年）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爲某縣得上上下考由考（一作某人下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爲好言能擒若干盜反若干盜（一無上四字）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樵以爲當世（一下有在字）上位者皆知求才（一作財字）爲切至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經緯集

知縣二　白大信（永徽五年任引射水灌田）　知縣三　韋德貞（元二十一年任引折腳水灌田）

宋知縣一　陳覃奉旨以兵馬監押知縣事（見茅亭客話）　知縣二　宋嘉彥嘉祐三年署羅江縣事詳見潺

亭廟碑記。

明知縣盛景傳。景字允高。吳江人。景泰二年進士。即授御史。至通州。會都御史王翱召入。與同宿察院。景不爲之下。翱使人出外。景遽鑰其門不得入。翱慊之。景帝時。以灾異求言。諸御史以奏稿示之。景曰。老生常談耳。我當爲之。時上頗事游宴。景族父叔以御醫出入禁中。知其事。家燕言及之。景即以入疏。如造龍船、撒銀豆者數事。疏入久不報。一日有旨召都御史蕭鎡至左順門。太監舒良、王誠皆盛怒曰。上欲取汝首。鎡曰。某何罪而至此。良曰。汝教御史妄言。鎡曰。御史以言爲職。不關白其長令。鎡有過。御史猶將劾之。鎡能禁之邪。取首之言。果出於上乎。不然。是太監僞傳詔旨也。且禁門何地。太監乃背闕而坐。吾且以聞。二人愕然。乃好謝之。鎡出。召景問禁中事密。汝何自知之。曰聞之族叔。叔大懼。欲死。而景自如。曰必不至死。重則戍邊耳。其疏竟留中。察山東政。以灾傷上疏乞蠲民所負孳息。巡按廣瀧水賊起。景單騎諭降之。勁巡撫侍郎揭稽不法。稽坐左遷。（見震澤紀聞）六年七月。以時多灾異。偕同官倪敬等上言。府庫之財。不宜無故而予。遊觀之事。不宜非時而行。曩以齋僧。屢出帑金易米。不知櫛風沐雨之邊卒。趨事急公之貧民。又何以濟之。近聞造龍舟。作燕室。營繕日增。嬉遊不少。非所養聖躬也。章綸、鍾同。直言見忤。幽錮逾年。非所以昭聖德也。願罷桑門之供。輟宴佚之娛。止興作之役。寬直臣之罰。帝得疏不懌。下之禮部。部臣稱其忠愛。帝報聞。然意終不懌。未幾。詔都御史蕭維禎。會同冢宰王翱考察其屬。諭令去之。御史罷黜者十六人。而敬、景與焉。皆謫爲典史。以景浮躁。改廣西古田典史。景雋爽負氣。（見明史倪敬、盛景合傳）其去。蓋猶以翱故也。辭

院長咸惜之。景曰、此于景雖怒。尙存一史字也。嘗賦詩曰。縣門如水倚崢嶸。租稅無多訟亦清。有酒可斟詩可詠。也無官長要逢迎。天順改元。調羅江知縣。所至皆有山水之勝。韓都永熙謂王曰。九皋不知人。要安排足下。宜置諸車馬轇轕之地。乃置諸山水間耶。景答以詩曰。才劣豈宜居要地。性慵只合對青山。銓曹自有知人鑒。一度移官一度閒。（見莫氏語林）初量移四川羅江令。都御史曹泰甚禮重之。時四川盜起。泰因入朝。求去位。景上疏言致盜由泰。乃委之而去可乎。泰至吏部。時翺爲尙書。問蜀中官吏之賢者。泰首舉景。翺笑曰。彼言公短而公乃稱其長。可謂無私矣。（見霞澤紀聞）時羅江縣歲旱。教民鑿池一千二百五十餘所。遂爲永利。德陽寇趙鐸。僭稱趙王。流劫郡縣。景伏奇兵遮擊。大敗之。邑以完。民爲立生祠於羅眞觀。擢敍州府。戎人珙筠高土褚叛。朝廷遣將討之。前軍遇賊稍卻。景在後突之。矢着兩耳。戰益力。賊驚亂。官兵乘之。遂大克。以耳創甚。致仕後。追理前勞。遣使賫金幣寶鈔賜于家。景孝友。自敍州還。置第郡城。呼兄弟共居之。又迎養姑姊之無依者。至今鄉族猶稱之云。（見蘇州府志）

羅江縣公署後有土地祠。前令所在。頗著靈異。令有事必禱焉。祭享無虛日。自景蒞任。不復然。一日私廨失所畜雞。尋之。乃在神前。舒翼伏地。如被釘者。以問輿皂輩。皆言神以久不祭故。見譴耳。景怒。至神祠。斥數其神。因舉意欲毀之。是夜夢中見神來謝罪。懇曰。余血食於此者累年。不敢爲過。昨日雞被釘。乃鬼卒輩苦飢。故爲之。非余敢然也。公幸憐之。勿毀。景不許。明旦遂撤之。其前令者。既秩滿。卽留家于縣署後。夜夢神來訴。乞立廟詰之曰。何不更訴新令。神蹙額曰。須公自爲之耳。彼盛公嚴威。不敢干也。令乃卽所居

旁建祠祀之。堯山堂外紀。

按近時秀水盛百二柚堂筆談云。家御史羅江署後廟神事。又見李漁村艮齋筆記。自非虛言。以是觀之。邪不勝正。自古然矣。惟自願此心有一毫打不過。在先自餒矣。君子所以貴集義也。

知縣二　汪顥。成化十三年任。見馬馳寺藏身碑記。　知縣三　陳堯臣。正德年間任。見四川通志。　知縣四　張綸。奧平人。知羅江有爭田久不決者。鞫之得其情。帖然平服。　知縣五　鍾嘉福。江西人。見四川通志。　知縣六　丁澤。萬曆年間任。

本朝知縣一　毛相主。順治八年任。　知縣二　陳鎬。順治十年任。　知縣三　羅綸。同時署。

順治十六年。羅江併入德陽。改縣爲驛。

雍正七年。復設羅江縣。

復設知縣一　王榮命。直隸舉人。雍正八年任。　知縣二　李德瀚。山西歲貢。乾隆初年任。　知縣三　田朝鼎。石門人。乾隆四年八月任。　知縣四　王嘉會。江南上元人。乾隆七年任。　知縣五　沈潛。浙江秀水人。字亦昭。乾隆九年任。延石亭公纂修羅江志。平白馬關路。教民耕織。先是羅民不知蠶事。資州知州張文嵐輯有農書一卷。奉布政刊行。並附以蠶桑說。詳明樹桑育蠶之法。並造蠶筐架。頒於民間。民甚賴之。在任三年。卒民爲塑像於城隍廟左廡。至今祀之。　知縣六　孫法祖。字克家。漢軍舉人。乾隆十五年任。修文峯南塔。　知縣七　葉鑒。崑山人。戊辰進士。乾隆十七年任。革職。　知縣八　謝自泌。雄縣舉人。乾隆十八年任。　知縣九　楊周冕。雲南點蒼舉人。乾隆三十年任。善集黃華書。修雙江書院及奎星閣。羅自順治庚子科余昌宗登榜後。中者寥寥。至是蟬聯登科甲者接踵焉。

乾隆三十四年裁羅江縣知縣以綿州移駐

知州一　黃叔顯廣東連平州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歷陞綿州知州乾隆二十五年到任以命案掛誤歸至夔州卒

知州二　博純滿洲人乾隆三十九年任

知州三　張官五浙江蕭山人由監生捐職乾隆四十八年任陞長沙府知府未幾獲罪去

知州四　嚴作明浙江餘姚吏員乾隆五十二年署理未幾填入法罷官去

知州五　沈念茲營至烏斯藏有功乾隆五十四年回任現陞龍安府知府

知州六　陸鼎錢塘監生乾隆五十六年署任未幾卒

知州七　潘邦和字訒菴吳縣人由監生歷任富順縣乾隆五十七年復回縣告老回籍

知州八　王鳳儀年字雲浦廬陵人進士乾隆六十年陞雅州府放建昌道署任

知州九　劉印全字慕陔江南武進人乾隆壬辰進士由資陽令陞合州駐藏三年復陞綿州嘉慶初年到任絕苞苴嚴盜賊五年庚申正月十五日教匪偷渡嘉陵江將逼涪城公即日自捐一千金米五百石身先士卒日夜搶築石城堵禦其難民入城避賊及渡江得活者不下萬人俱呼劉青天各各踴躍情願捐資衆修絲毫不累帑項公又前後自捐及民捐幾及萬兩俱用大方石砌城賊去來兩次俱不敢逼城遂保全皆劉公力也于是州民詳請勒公保奏請正印回綿嘉慶七年六月奏准部文始到各官俱各回舊任先是署羅江陳公到任然後劉公到州任其政蹟詳見予捐修綿州城碑記

嘉慶七年六月復設羅江縣知縣。

復設知縣一　陳啓泰字柘林浙江會稽人嘉慶元年冬由渠縣典史堵禦教匪勦賊有功奉旨以知縣用七年綿州移回舊地復設縣治於六月初十日署任。

廳署

典史署舊驛丞所居今移治北街西。

宋縣尉鄒崇讓見茅亭客話。

明典史羅　勝與知縣盛景同時見馬�True寺藏身碑記。

本朝典史俸銀三十一兩五錢二分養廉八十兩大清會典。

典史一　劉定旌德人乾隆十年任見舊縣志。

二　張朝職。

三　沈文玉以下俟查明再補。

嘉慶七年六月復設羅江典史。

復設羅江縣典史陳鑑湖北黃州府人嘉慶七年七月到任。

學署

文廟在東大街春秋二祭。

羅江縣學治東宋熙寧二年建明成化六年遷至今所宏治二年增修正德三年知縣盛景重修十二年知縣羅綸繼修署印都事張道振有遷建學宮詳文及司訓吳可美遷建儒學碑文。

明吳可美遷建儒學碑文。謹按本縣儒學。墟於元末兵燹。至洪武十六年。縣令仍舊址規建。三十二年葺新。皆坐北向南。成化元年知縣盛景改而東向。十八年縣官汪顒、教官徐浩、議遷於西南隅。去縣治五十步。近市狹隘。口口科第寥寂。口口口諸生欲易口口口堪輿指吉於城東。因與生員吳國綱易地焉。謀遷口於萬歷三十一年秋。暫移二齋爲文廟明倫堂。以定吉壤。此不過築室道傍之短策。三十二年八月十九日。署印都司都事張諱道振來縣。目擊荒蕪。不堪從祀。慨然議申。且捐俸倡首。捐貶成終二三士夫稍稍助工十之一二。且羅民向坐貧瘠。無能輸財。祇效力協口口黨之中。庶民歡樂子來。不事催督。於此可見人心之至順至靈。用是不兩月而隆廈輪奐。廟貌重光。吁亦神哉。第署縣鼎建之力。督官鳩聚之能。昭昭在人耳目者。永不磨滅。爾多士其所以奮跡聯鏕。步武前芳者。恐又不必常恃學址之吉。蚤暮磨勵。以無負提調汪公厚意。深有望也。尚愼旃哉。余愧不能文。姑紀其時日。以俟後之君子敍其詳云。萬曆甲辰孟冬。

按此碑今在酆都廟。應移于學宮內。

明余學官。

明楊愼送余學官歸羅江。豆子山。打瓦鼓。陽坪關。撒白雨。白雨下。聚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我誦綿州歌。思鄉心獨苦。送君歸羅江浦。升菴集。

本朝羅江縣學訓導俸銀四十兩。大清會典。

縣學額本六名。乾隆三十五年。羅江縣裁併綿州。今嘉慶七年復設羅江縣。其學額尚未定。劉州尊印全以羅江文風爲五邑冠。懇請上憲加額二名。定爲八名。尚未奉有明文。

訓導韓文範。乾隆十年任。見舊縣志。其杜慶乾等。皆改州之訓導。俟查明再補。

嘉慶七年七月。復設羅江縣訓導。

復設羅江縣訓導。李肯堂。眉州歲貢。嘉慶七年七月任。

李化楠明倫堂碑記。事之亡其實而僅附其名者。廢之可也。而事之著其名而並存其實者。廢之不可也。若明倫堂之建。非所謂著其名而並存其實。而有其舉之莫敢或廢者哉。粵稽三代造士之法。至詳且備。而其設教之地。於國則曰學。於鄉則曰校、庠、序。而又有小胥、大胥、小樂正、大樂正、司徒、司馬、之官。以因時而簡教之。以故士之沐浴詠歌者。皆曉然於人綱人紀之重。而飭典敦倫。期無負選造之至意。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不信然哉。此明倫堂之所自昉也。國家建立學校。董以師儒。其造士之法。直可比隆三代。而又屢頒聖訓。諄諄以孝弟爲先。無非欲多士之爭自濯磨。以共勉於人倫中也。第羅邑係新分之縣。學宮雖建。而明倫一堂實闕。不惟司訓者無以進多士而講業。而士之入黌序者。亦將無由顧名而思義。曩雖有鼎新之志。而寢以不果。蓋築室道謀者十餘稔矣。幸乾隆乙丑仲夏。旌陽闞明府來治吾羅。下車之始。目擊學宮曠缺。慨然議新之。首捐二十金爲士夫倡。而司鐸韓君亦量解清橐。身率諸生繼其後。兩閱月而堂成。伐石屬余記其始末。余惟斯堂之廢。不知幾何年。今一念經

營而成也忽焉非留心學校雅意作人以振興斯文爲己任者烏能有此繼自今羅人士執經問業博習親師不患無地而登斯堂者目擊道存亦將默勵其慈孝友恭之念而不容自已韓子云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於是乎在矣然則斯堂之建豈徒以其名哉

紋江書院（今改雙江）在治南乾隆三十一年知縣楊周冕建

李化楠紋江書院田房記世之學者莫不由教入顧教之於塾與教之於城異教之於塾則人自爲師耳目不廣教之於城則人共爲師見聞日開古人推黨庠州序之遺意合一邑秀民而納之書院者良有由也顧地必爽塏堂必宏敞師必名宿脯必豐厚諸生膏火必以時均給官師考課必以時獎賞然後可羅江雖蕞爾邑有明三百年來名賢輩出厥後罹流寇之禍民若晨星文亦天喪吾羅遂以委頓幸奉聖朝撫綏招徠休養生息百餘年間元氣漸復然而書院之設前此未嘗議及也滇南楊公來治茲邑爲政精敏而仁恕決獄不事敲朴聽訟務得其情逾年而境內乂安於是以其公餘銳意建修書院以廣教澤召諸生而與之謀僉曰唯唯時余適以憂歸里公命偕諸君董其事余以羅故有奎星閣在城南今書院既設閣宜並舉匪但培補風水之云亦取朱衣文明之兆公曰然是予之夙心也議既定一切相度地形規畫可否公爲之主余與二三友人贊襄其後甫期年大工告竣都人士及鄰境之秀者喁喁向風公之功偉矣抑不知吾羅之感公戴沐膏澤而咏勤苦者宜何如之咨嗟太息而不忍置也奎閣計三層上塑奎星及文昌像書院凡四進大門三間二門一間廳三間講堂五間耳房八間

房四間。亭子一座。池一口。用示壯觀。至書院田舊在東村廣興寺者。計七十五畝八分九釐一毫。地四十五畝五分一釐一毫。每年收租穀市斗五十七石。近從吳家菴撥入者。計田二十五畝二分二釐五毫。每年收租穀市斗一十六石。略村河灘地一十九畝零八釐九毫。每年收租銀六兩。北關外新墾田一畝八分。每年收租穀市斗一石六斗。公重其事。以屬縣尉張君。履勘丈量。給形定界。另立紋江書院冊名。歲輸糧銀二兩九錢一分零四毫。佃房代納。街房門面九間。縣署前七間。歲收租銀四十六兩二錢。書院大門旁二間。歲收租銀九兩二錢。外有各寺捐銀二百兩。交與值年會首生息。以濟膏火。用垂永久。是役也。前署縣尉張君朝職、沈君文玉、及署儒學訓導王君名佐。皆與有勞。例得備書云。

奎星閣在南街。前令楊周冕建。

駐防

駐防署在西街。南向。

羅江縣志卷二

城內

城隍廟治東大街明吳瑛有記

明吳瑛羅江縣重修城隍廟碑記京師郡邑之有城隍猶夫天下之有民牧守令也位次之崇卑享祀之隆殺亦各隨其所在以爲資級其名號則均曰城隍焉夫城者雉堞之目隍者陂池之名凡國於天地間其所恃以保障者籍此焉耳易曰城復於隍勿用師傳曰高城深池徧天下夫險者夷則師不利夷者險則大勢張故累石爲城而不厭其高穿塹爲隍而不厭其深蓋不如是不足以語城隍云爾假神以是名蓋取其陰佑下民之義也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爲垣大邦爲屏大宗爲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但凡著屏蔽之功扞禦之績者咸可稱是名號以申伯之賢而謂其良翰世勣之略而目其長城況夫神也者扞大災禦大患以陰佑下民爲職者固宜其稱謂若是也以故取義於彼襲號於此春秋則禮祭於壇災異則祈禳於祠巍然以峙其宮煥然以華其宇使人瞻拜之際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故不得以京師卑其禮亦不以郡邑寢其制無非安其神棲止法庭以光其陰佑之職而已羅江城隍廟在縣東三百步許經時既久材多毀折且其基隘狹四週民居鄰於開拓故耳正德庚辰冬丁侯澤以舉人來治是邑相其廟將改爲之會百弊煩冗不果歷甲申歲物豐民和樂政治舉舉乃料

物材。乃市隙地。乃徵工匠。乃課章程。朝督夕犒。完舊益新。鼎建拜廳一。神寢一。門房一。廟廡二。垣築百堵。松柏雜植。鎧杖儀物。黝堊丹漆偕作。踰冬成。然後神得所棲。而一時之奇觀奪目。於是諸老先生有言者曰。神不歆非類。人不祀非族。故神之於人也。觀其德政而均布福。人之於神也。因其職分而享祀。行。丁侯知羅江。齋明正直。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仁足以和其民人。苟無祠之修焉。其精白以承休德者。猶將感格於冥漠。茲復祇載益虔。祠廟重新。則禮夫神者何如也。吾聞之。惟德爲能感神。惟神扶于有德。繼今以後。寧不有以啓侯之衷。相侯之治。以顯其陰佑之靈者耶。衆皆曰。諾。請記之。以徵厥後也。余故首著城隍之說。載諸先生之言如此云。大明嘉靖甲申孟夏十五日立。教諭滇南沈森書丹。訓導鶴慶陸雲逵篆額。德陽張本正刻字。舊縣志。

城隍廟左側。有明刻祈雨止雨碑。明萬曆十五年巡撫徐頒行。知縣吳德元立石。

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爲督撫地方事。奉欽差提督軍務巡撫四方等處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憲票照得本部院巡撫川南地方。目擊天時亢旱。雨澤愆期。致妨農務。已經案行司道州牧縣令。虔誠祈禱去後。今照本部院存有春秋繁露一册。向在京師。行之輒驗。合行發司刊發。爲此票仰布政司官吏。即將發去前書。令人謄寫。作速刊書。書册通發各該官司。如法虔誠祈禱。務要挽回天意。使甘霖早沛。以便各處農民播種。施行。奉此。刊刻遍發。須至書册者。一。春求雨法。正月二月三月。一。先於甲乙日。爲大蒼龍一條。長八丈。今官尺六寸二分。合古周尺一尺。居中央。又爲小蒼龍七條。各長四丈。於東

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各八尺。以竹編成龍形。取吉土填實其中。用青紙糊之。髯角耳目爪牙俱全。用墨畫鱗遮蓋。製完待臨時用。一每月於初八、十八、二十八日。於郡邑東門之外。爲四通之壇。方八尺。稍高於地。卽止。植斉繒八。繒帛也。蒼青色。以蒼繒爲五方旂樹之。於壇旁開池。方八尺深一尺。池中貯水。水中錯置活蝦蟆五枚。一於壇中設立共工神位。備生魚八尾。元酒八大鐘。淡酒也。清酒八大鐘。美酒也。膊八盤。膊、臠也。又豚肩。脯八盤。乾肉也。以祭之。於道士端公人役之中。擇精潔有體氣瘡疥者不用。辯口利詞者。以祝。祝祀。齋三日。臨時穿青衣。先再拜。乃起而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所選少童八人。卽稚童也。皆令先齋三日。齋者。不食葷腥。不飲酒。不食五辛。晝夜宿於壇中。穿青衣而舞之。田嗇夫。卽里老務農鄉民也。亦令先齋三日。齋如前。穿青而立之。又於壇中聚小脚蛇。一名蠐螬。一名蠙蝘。生山內澤中。祈禱時。多聚此蛇。置貯水大缸中。折柳枝泛其上。晒於日中。得雨。卽送還本山。又一法。取蜥蜴十數條。置水瓮中。令童男女折柳枝祝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天下大雨。放汝歸去。一祈雨之人。或端公道士。但能事神者。集於壇上。依科行禱。日色雖熾。不許張蓋。一既立壇。便將南門閘閉。斷人行走。置水缸中於門外。一選頗曉經義道士十數人。將木郎神咒誦熟。繞壇念之。一每過三日不雨。具生魚八尾。元酒大鐘。清酒八大鐘。膊脯各八盤。祀齋三日。前人穿青衣。先再拜。乃跪而陳設祭品於壇上。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敢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前選童子八人。穿青衣而舞之。嗇夫穿青衣而立之。又取三歲雄雞。三歲豶猪。卽母猪也。用火燒其尾於四通神宇。勿令死。又具老母猪

二隻。一隻置於北門之外。一置於市中。令城中各更鋪置鼓一面。聞壇中皷聲。即遂鋪傳入市中。直至北門。各用火燒猪尾。一凡祈雨。傳牌示諭城鎮鄉村居民。一於皇曆中查水日。各里立社。焚香致禱社神。一各家於大門外設香桌。水一缸。每日祀戶。一禁諸人勿伐古木。勿斬山林。一里社之溝渠疏浚。使與里外之溝相通。一於社中各鑿五池。池中貯水。水中置活蝦蟇每池各一枚。一將無主屍骸併各家停放屍柩。盡令掩埋。一將山谷積水深處。開浚疏通。一將鯉魚或鱉以狗血塗抹。投於深潭之底。一道路橋梁。有壅塞不行者。淘決疏通。一幸而得雨。以猪一隻。酒黍一卓。（不令盛也。）豐用白茅爲席。不得斬斷。所以致潔。此得雨之後酬神之禮也。夏令四月五月。一先於丙丁日爲大赤龍一條。長六丈。居中央。又爲小赤龍六條。各長三丈五尺。（尺如前式。）於南方。皆南向。其間相去各七尺。以竹織成龍形。取潔土填實其中。以紅紙糊之。髯角耳目爪牙俱全。用紅畫鱗遮蓋。製完。待臨時用。一每月于初七、十七、二十七日爲四通之壇。於郡邑南門之外。方一丈。稍高於地。卽止。植赤繒七。各長七尺。（赤色。）紅於壇傍開池方七尺。深一尺。池中貯水。水中置活蝦蟇五枚。一於壇中設蚩尤神位。備赤雄雞七隻。元酒七大鐘。清酒七大鐘。脯七盤。脯七盤。（解俱同前。）以祭之。於道士端公人役之中。擇清潔有體氣瘡疥者不用。辯口利辭者以祝。祝齋三日。臨時穿紅衣。先再拜。乃跪陳設品於壇上。陳訖。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云云。（四句如前。）畢。所選壯者七人。皆令先齋三日。臨時穿紅衣而舞之。司空（官名。如無。）以道官代之。嗇夫（解見前。）亦令先齋三日。（齋如前。）臨時穿紅衣而立之。一既立壇。便將南門閘閉。斷人行走。置水缸中於門外。一選頗曉經義道士十餘人。繞壇念木郎神

咒一每過三日不雨具雄雞七隻元酒七鐘清酒七鐘膊脯各七盤祀齋三日前穿衣再拜乃跪而陳祭品於壇上陳訖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云云四句如前前選壯者七人穿紅衣而舞之司空嵩夫穿紅衣而立之又取三歲雄雞母猪皆用火燒其尾令勿死凡祈雨傳牌示諭城鎮鄉村居民一凡遇水日城市鄉村人家各祀竈神一將井泉淘浚使深勿留汚濁一將杵臼盡搬本家門外置之街路一將各里渠溝疏浚使與閭外相通一於社各鑿五池池中置水水中置活蝦蟆每池各一枚一禁各家勿得擅動土工違者四鄰舉首季夏求雨法一禱山林以助之山靈能興雲致雨當禱之以求助一令郡邑徙市於郡邑南門之外五日禁勿得行走入市一於戊己日爲大黃龍一條長五丈居中央又爲小黃龍四條長一丈五尺以竹織成龍形取潔土塡實其中用黃紙糊之髯角耳目爪牙俱全用黃畫鱗遮蓋製完待臨時用聚巫即祈雨道人徙於市之旁爲之蓋以覆之爲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黃帛爲旂各長五尺樹之中央於壇中設后稷神位備母音模飽五盤元酒五鐘淡酒也清酒五鐘美酒也膊五盤膊脇也又豚肩脯五盤乾肉也以祭之於道士端公人役之中擇精潔有骨氣瘡疥者不用辯口利詞者以祝祝齋三日臨時穿黃衣先再拜乃跪而陳設祭品於壇上陳訖復再拜乃起而祝曰昊天云云四句如前畢所選丈夫五人皆令先齋三日齋者不食葷腥不吃五辛不飲酒齋如前畫夜宿壇中穿黃衣而舞之老者亦令先齋三日齋如前穿黃衣而立之一既建壇便將南門閽閉斷人行走置水缸於中門外一選頗曉經義道士十餘人繞壇念木郎神咒一每過三日不雨具母飽五盤元酒五鐘清酒五鐘膊脯各五盤祀前齋三日人穿黃衣先再拜乃跪而陳設祭品於壇

上。陳訖復再拜。起祝曰。昊天云云。五句畢。前選丈夫穿黃衣而舞之。老者穿黃衣而立之。又取三歲雄雞。三歲母猪。用火燒其尾於四通神宇。勿令死。一凡祈雨。示諭城鎮鄉村居民。一凡遇水日。令城市鄉村人家各祀竈神。一將井泉淘浚使深。勿留汚濁。一將杵臼盡搬本家門外。置之街路。一將各該里社溝渠疏浚。使與閭外之溝相通。一於社中鑿五池。池中貯水。中置活蝦蟇各一枚。一令各家祭中霤。中堂土祠。不令豐盛。勿得壇動土工。違者四鄰舉首究治。一禁男子勿得行走入市。一幸而得雨。以猪一隻。酒黍一卓。以白茅爲席。不得斬斷。以致潔。此得雨後謝神之禮也。秋令七月。八月。九月。一先於庚辛日爲大白龍一條。長九丈。居中央。又爲小白龍八條。各長四丈五尺。尺如前式。於西方。皆西向。其間相去各九尺。以竹織成龍形。取潔土填實其中。用白紙糊之。髯角耳目爪牙。俱全。用粉畫鱗遮蓋。製完。待臨時用。一每月于初九、十九、二十九日。於郡邑西門之外。爲四通之壇。方九尺。植白繒九。以白繒爲旂。各長九尺。於壇旁開池。方尺。深一尺。池中注水。水中置活蝦蟇五枚。一於壇中設立太昊神位。以桐木刻成木魚九尾。元酒九大鐘。清酒九大鐘。脾脯各九盤。解俱同前。而祭之。於道士端公人役之中。擇精潔有體氣瘡疥者不用。辯口利辭者。以祝。祝齋三日。臨時穿白衣。先再拜。乃跪而陳設祭品于上。陳訖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云云。五句如前。祝畢。前所選鰥者。老而無妻者。九人。皆令先齋三日。不食葷腥。酒併五辛。晝夜宿壇中。穿白衣而舞之。司馬官名。如無以巡撫、巡檢、或營中軍官、代之。亦令先齋三日。穿白衣而立之。又祈雨之人。或道士端公。但能事神者。集於壇上。依科祈禱。日色雖熾。不許張蓋。一既立壇。便將南門閣閉。斷人行走。置水缸於中。

門外。一選頗曉經義道士十餘人。將木郎神咒繞壇念之。一過三日不雨。具桐木魚九尾。元煙九鐘。清酒九鐘。膊脯各九盤。前人穿白衣先再拜。乃跪而陳設祭品於壇止。陳訖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云云。五句畢。前選鰈者九人。穿白衣而舞之。代司馬者白衣而立之。又取三歲雄雞。三歲母猪。皆用火燒其尾於四通神宇令勿死。一凡祈雨傳牌示諭城鎮鄉村居民。一禁民家不許焚燬山林。不許鐵冶。不許將金銀銅鐵之物鎔化。一令各家每日設香案祀門。一於社中各鑿五池。池中貯水。水中置活蝦蟇各一枚。幸而得雨。以猪一隻。酒黍一棹。不令盛也。豐以白茅爲席。不得斬斷。以致潔。此得雨後謝神之禮也。冬令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先於壬癸日爲大黑龍一條。長六丈。居中央。又爲小黑龍五條。各長三丈。尺寸如前。於北方。皆北向。其間相去各六尺。以竹織成龍形。用黑紙糊之。髯角耳目爪牙俱全。用煤畫鱗遮蓋。製完。待臨時用。一每月於初六、十六、二十六日。於郡邑北門之外。爲四通之壇。方六尺。植黑繒爲旂。各長六尺。樹於壇中。開池方八尺。深一尺。池中注水。水中置活蝦蟇五枚。一於壇中設立元冥神位。備黑狗子六隻。小乳狗也。元酒六大鐘。清酒六大鐘。解見前。膊脯各六盤。解見前。以祭之。於道士端公人役之中。擇精潔有體氣癒疥者不用。辯口利辭者。以祝。祝齋三日。臨時穿黑衣。先再拜。乃跪而陳設祭品於壇上。陳訖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云云。五句畢。祝所選老者六人。先齋三日。不食酒葷。併五辛之物。晝夜宿壇中。穿黑衣而舞之。尉官名。即今之州縣佐二首領。及巡捕之秀者。亦令先齋三日。穿黑衣而立之。一既設壇。便將南門閫閉。斷人行走。置水缸中於門外。一選頗曉經義道士。將木郎神咒繞壇念之。

欲其不蟄不乖不臥而興雲致雨也一於境內之名山祈禱欲求出雲助之一每過三日不雨具黑狗子六隻元酒六鐘清酒六鐘膊脯各六盤祀齋三日前人穿黑衣先再拜乃跪而陳設祭品於壇上陳訖復再拜乃起曰昊天云云（五句畢）前選老者六人皆穿黑衣而舞之尉亦穿黑衣而立之又取三歲公雞母猪皆用火燒其尾於四通神宇令勿死凡祈雨示諭城鎮鄉村居民一令各家祀井凡井湮則浚之溝塞則通之止雨法一四時雨大多郡縣出示令各居民於皇曆中擇土日塞水道蓋井禁婦人不得行走入市一郡邑令人打掃社壇郡邑若知州知縣或同知縣丞吏與耆夫（即各鄉民）三人以一人祝禱皆令先齋三日不食葷酒五辛之物晝夜宿於壇備羊一隻猪一口酒黍一棹擊鼓三日而祝先再拜乃跪而陳陳訖復再拜乃起曰天生五穀以養人今淫雨（久雨也）五穀不和敬進肥牲清酒以請社靈除民所苦毋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于天天之意當在于利人人願止雨敢告於鼓鼓而無歌至罷乃止一將里社用紅絲圍繞十週祝禱者穿紅衣頭戴紅巾以請於社神祝其罷雨一皆於辛亥之日州縣之社若同知縣丞各主之社令嘗夫吏與里長里人至於社下日晡而罷（晡申時也）三日而止如未及三日天大時可必矣亦止之

按董子春秋繁露原文原本求雨第七十四原止雨第七十五原在十六卷中有明郎瑛註釋甚詳見七修類稿乃董子原文也蓋當時各省俱有頒行此特變其文以通俗爾

碑陰

白玉蟾註解木郎神咒。乾晶瑤輝玉池東。盟威聖者命青童。擲大萬里坎震宮。兩騎迅發來大濛。木郎太乙三山雄。霹靂破石泉源通。坤震巽戶皓靈翁。猛馬四張煞火衝。流精鬱光奔祝融。巨神泰華登雲中。黑旛皂纛揚虛空。掩雲蒸雨屯雲濃。閼伯撼動崑崙峯。幽靈翻海元冥同。馮夷鼓舞長呼風。蓬萊弱水與都功。龍鷹捷疾常禦兇。朱炎巨翅雙目彤。雷電吐毒驅五龍。四溟鬣鬣羅陰容。一聲四海改昏蒙。雨陣所至川流洪。金光流精斬旱虹。洞陽幽靈召靈靃。玉雷浩師變崆峒。虛皇太華掃妖烽。羣梁元皇號前鋒。祠泉恣厲威天公。煞火律令翻穹靃。鞭擊妖魅驅蛇蟲。勾婁吉利炎赫縱。登僧澤頤悉聽從。織女四歌心公忠。扶我救旱助勛隆。赤雞紫鵝飛無窮。攝虐縛崇送北鄧。勅紫虛元君降攝。急急如火鈴太師律令。皇明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孟冬吉旦。有德者感召天和。固無憂水旱。然天時亢陽。不能保其必無。錄此以爲勸恤民隱之一助云。春去太暵。夏去祝融。茲祈雨及不奉祀者。以木生火。夏則人令非所宜祀。不如祀共工神。能興雲致雨。先賢所傳俱有深意。

春秋繁露中有祈雨法。貯水巨甕。雜柳枝。聚蜥蜴寢其上。復以木固其泥封。令十歲幼童。環日夜鞭雨立至。此宣城徐華陽尚書試于蜀中有驗。人謂仲舒深于陰陽五行之說。不誣矣。通幢小品。

徐元泰。字華陽。宣城人。嘉靖乙丑進士。歷順天府尹。時蜀中楊柳塞賊黨。擁衆入平裔堡。大肆殺掠。西川大震。命元泰以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泰至破砦三十五。斬首二千餘級。進壁河西。賊乞降。明年復逞。悉討平之。拓地九百餘里。以功進兵部侍郎。陞南京刑部尚書。乞歸卒。江南通志。

北街有明石坊一。書兄弟繼美四字。爲吳瓊、吳瑛立也。

關帝廟。治西南三百步。有前代敬一箴碑。今毀。

酆都廟。在大東街後。明初所建。卽所謂三遷文廟地也。廟有明吳可美建學碑文。詳見卷一。碑尙未移。先君石亭公由乾隆辛酉壬戌聯捷進士。歸班候選。爲張姓等延請課徒廟中。從者幾及百人。先君攜予附課。時予未及十歲。頗能屬對。一日客至。見予手持蜘蛛網竿。網蜻蜓。客出對曰。蜘蛛有網難羅雀。卽應聲曰。蚯蚓無鱗願學龍。客大奇之曰。此不凡子也。言猶在耳。今近七十。一事無成。頭顱如此。不凡何在。自歸田十八年。每憶少時兒戲事。自悔自慚。深負期望。載筆至此。不禁淚涔涔也。

調元重過酆都廟有感詩。此是當年舊書塾。童蒙于此課初爻。晨興撥草尋蛇窟。晌晚攀枝探鵲巢。每以收威遭夏楚。偏于覓句解推敲。如今老矣全無用。回憶趨庭淚欲拋。

酆都廟前。有明御史廬雍羅江八景詩碑。

羅江八景詩。

泮林古桂

雙玉儒林秀。靈根月窟分。天香飄太遠。多士共清芬。

景樂梵鐘

蒼鯨何處吼。紺宇翠微抄。餘音渡空江。下界知昏曉。

天臺秀色

城南繡嶺橫嵐翠入江清晴旭霞光爛依稀是赤城

龍洞仙踪

眞人上昇去古洞白雲間見說月明裏龍車自往還

馬馳靈井

大旱禱輒雨應知江海通此方常稔歲此井有神功

大霍奇峯

靈表數峯青聞名知大霍神僧久化去石鉢水不涸

紋江夜月

波淨羅紋細偏宜夜月明應是江妃織不聞機杼鳴

潺水秋風

潺山有澄澤湛湛鑑毛髮特有微波動涼風起蘋末

四川巡按御史吳人盧雍題

正德十三年五月立石

盧雍字師邵吳縣人正德辛未楊愼榜進士授御史武宗北狩督宣府建行宮甚急雍上疏請罷役已清戎畿內長寧伯橫斂繫民雍抗章請釋無辜而還其侵地河間旱奏請免賦減科謫盡出藏鎰貸民全活

甚衆。按四川。首劾巡撫不法。一方肅然。妖人挾幻術惑衆。立擒置法。鑿治犍爲之嘉頤灘。温江之三渡。以便行舟。擢提學副使。未任。卒。雍性嗜學。能詩。爲李東陽所賞。尤喜表章先賢。嘗創董子、毛公二祠。及浣花、三陳、東坡、遺直四書院。所著有方舟聯舫二集。奏疏詩文若干卷。蘇州府志。

羅江縣在綿州西南七十里。自縣至省一百九十里。至京師四千五百五十里。東西距五十里。南北距六十五里。

羅江縣志卷三

四鄉　蓋自四城門出東南西北之四鄉而總言也東至雞鳴橋四十里交綿州界西至廣濟橋十八里交德陽界南至濃子口三十五里交中江界北至象鼻背三十五里交安縣界東南二十里至羅漢場交中江界東北二十五里交安縣界西南二十五里交中江界西北二十五里至六女堰交綿竹德陽彰明三縣界縣內分爲六村縣村東村略村上村下村新村

東鄉

羅江即東門河也右水自安縣來即安昌水也左水自綿州來即涪水也合流而經此蹙成羅紋縣因以名亦謂之紋江方輿紀要

按今東水自安縣石堰子經臭水河過神泉之塔水場來西水自睢水關白溪河南河口來至北寺合流而南至中江並不與涪水合涪水與龍安水皆歸舊州大江此云涪水誤

芙蓉溪在縣東一里一名蚌溪又名三柴水源出白馬關山下東南曲流十五里至城南入羅江四川通志

東山巔有景樂寺乃唐高宗神龍中所建本名寶明寺宋大中祥符初改今名相傳十三尊者游戲之地也廣輿

斷碑

邑庠生張元和同室唐氏

男張永程祥發

玉京山景樂宮修砌

神臺一座塑像

川主聖像一尊

沐手謹白

成化八年八月十二

按此碑乾隆五十五年九月道士劉靜虛忽于地掘出字半剝落其可辨者僅四十八字存此可以知玉京山之所名

調元玉京山訪琴道官劉虛靜時戴劉二生先在步屧玉京山景樂閎虛敞山靜寂無人但聞棋聲響戶外有屨二排闥竟入幌不復論主賓脫帽同抵掌地既曲且幽天氣亦清朗秋陽曝人背茶能汗流頸菊花翻東籬淥竹映西廠雨肥蕉葉大林深石芝長香橼何馥郁乃知此處廣贈我攜袖中芬芳自

天上本鮮俗累牽又獲同心賞經旬住綿城得此一日爽回語琴道人明日再來訪

調元遊玉京山景樂宮聽道官劉虛靜彈琴二首到門琴忽止羽扇出前軒使請閉雙戶凝神爲一彈

焚香翔白鶴度曲引青鸞此去蓬萊近微嫌尙作官

遠屋蕭蕭竹人間無此幽忽聞過站馬驚退出關牛地好偏隣郭仙居只愛樓知君日無事坐對水悠悠

東山寺巖下有川主石龕

玉京山漢嘉訓導朱光庭石龕川主碑記能禦大災捍大患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名曰淫祀淫祀無福玉京山道士就紋江石岸刻龕肖川主像祀之工竣請記其事余曰道士知川主爲何人乎曰秦李冰也曰非李冰趙昱也隋青城人趙昱與道士李旺遊屢徵不起後煬帝辟爲嘉州守時州有蛟患昱令民臨江鼓噪與其七人仗劍披髮入水斬蛟奪波而出江水爲赤蛟患遂息開皇間入山踪跡之不復見後運餉者見昱乘白馬引白犬偕一童子腰弓挾彈以遊唐太宗封爲神勇大將軍廟祀灌口明皇幸蜀封赤城王宋張詠治蜀蜀亂屢得神助蜀平事聞封川主清源妙道眞君是川主趙昱也非李冰也有功德于蜀者也道士曰然則刻石龕肖像祀之無乃不可乎曰昔蘇長公爲潮州韓昌黎廟碑文云公之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有今刻石肖川主像祀之安知神之在石不猶水之在地乎道士笑而請曰願卽以是爲記玉京山住持道人譚至正

江南貢生周文麟東山寺詩并序羅江宰沈公潛余中表昆也延予隨羅三年會沈公卒于官清貧未

歸。因縣尉劉公定並邑人延予授徒。留東山寺因感懷偶作城外東山一片青無邊景色在山靈參天老柏爲冠蓋繞舍修篁作障屏老衲聞鐘尋古寺遊人隔水望潺亭閒看山下紅塵擾馬足車輪總未停。同是山高共水長眼中景物意中傷賢侯白髮悲前路羈客青山望故鄉淡月微雲蕭寺外凄風苦雨古城旁閉門且讀離騷句飲露餐英問彼蒼。舊縣志。

大井舖縣東十五里有明萬曆四十五年十月十五日都察院役舖兵碑。

金山舖縣東十五里即古金山郡驛站又有崇正十五年七月都察院禁役舖兵碑。

調元宿金山舖拜東嶽廟詩二首森森無患木陰稠東嶽行祠在上頭一夜拜香眠不得看書惟借佛燈油。入夜何須秉燭遊天街自有月光留人聲已靜雞聲起誰對疎燈話酒樓。

東嶽廟縣東三十里去金山舖一里有明天啓七年碑。

調元夜宿東嶽廟恭迎仁和孫補山節相准大員年老優免當差詩四首黃閣元勳再鎮邊岷峨歡氣遍閭廛韋皐出塞兵三路嚴武回朝帥兩川燮理陰陽沾澤溥節和風雨沐恩偏老農家住金山下望見旌旄喜欲顛。和如靄日肅如秋百鍊堅剛遶指柔師誼未忘存趙氏公房師義烏令趙宏信已沒惟孤兒在華陽時加撫恤。君恩深諱伐交州。公征交趾已連破其城封爵上公旋因兵敗鐫爵有稱公者皆却之。五銖不待黃牛復蜀中自乾隆四十三年後錢多私鑄以至小錢兼行商民交病公奏聞重鑄制錢。其弊始絕雙轂爭看白鹿輈如此福星如久借九重西顧復何憂。文武才原將相兼運籌難得是神恬一車兩僕清如水萬騎千軍靜若箝竹馬兒童望風拜杖藜父老惜霜髯就中獨有支離叟。

感泣私襟涕盡沾。歸來鴛鴦化鷗鳧。只把烟霞自樂娛。得句每遭人敗興。清狂非是自卑汚。愧非徐孺蒙分榻。豈料文翁再剖符。從此漁樵亦安堵。殘山剩水住妻孥。

羅江至雞鳴橋四十里。交綿州界。

雞鳴橋西山勢蜿蜒。古明月坡也。舊有碑記。坡下有泉。涓涓若滴。味如玉乳。山人魏鳴皋酌而甘之。修治成井。護以松竹。辛丑歲。其叔解元倣祖爲題精泉二字於石。自是精泉名始顯。綿州諸生嚴履豐有精泉賦。

嚴履豐精泉賦。伊一泓之秋水。具萬斛之源泉。拂雲根而味美。溜石罅而色鮮。鳴琴則涓涓而繞韻。漱玉則皎皎而同妍。豈曰無源。非刺山於此日。是爲有本。問剖竹以何年。原夫泉也者。或則稱醴。或則稱溫。當暑則氣尤冷冽。逢秋則色更澄清。嘉名雖由人以肇。甘漿實自天而成。維羅邑之勝地。寔蜀國之隹城。驛號金山。素練流十里之外。坡名明月。雪花連數武之陰。雖非元酒太羹之美。堪比瓊漿玉液之精。則見靜鑑盆盆。流波瀰瀰。包天列五行之先。盈科爲四海之始。飲而覺爽。冰心止許伯夷。涸亦尤歡。矯廉誰稱仲子。牽來竹影。青可畫眉。惹動柳陰。綠堪彈指。於是時而春也。則數點硃砂紅郁郁。蓋面映桃色也。時而夏也。則一塘翠蓋綠英英。蓋背翻荷葉也。時而秋也。則羊羔美酒。可以山頭望月也。時而冬也。則獸炭圍爐。可以烹茶煮雪也。井而非井。固衆山之所同。而泉又滋泉。實此地之所獨。又或夕陽西曙。月影漸移。風停波定之候。霞落鴈飛之時。泉聲清兮。牧笛閒閒相上下。泉色澄兮。銀河耿耿共高

卑蓋其一源引出百尺通流迥異青萍之渚寧同紅蓼之洲惟雁賓鷗戲之弗及故吞月懷珠而自優所以三漢神娥疑瑤池之倒挂七襄織女愛昆明之下浮試問名於軒轅覺後先原自有異將比祥於堯醴豈古今適不相猶也哉

羅江縣東北三十五里由金山鋪至白土寺五里由白土寺至馬馳寺二十里

馬馳寺有寺在山谷中四時水溢可以灌田近日忽枯涸土人浚之得龍首骨中有珠衆競視之忽然雷大震珠復墜于井中名勝志

馬馳一作池誤井羅江縣東北三十里禱雨輒應萬曆四川總志

正覺寺在鳳凰山馬馳井後山明初建比邱妙叢重修有碑

明高第羅江縣鳳凰山修正覺寺碑記距羅江二十五里許有鳳凰山者蓋以形似得名一名馬馳則謂其山巔巨石肖馬跡存焉爾也山脈自安縣迤邐而來四顧有情風氣攸聚前有土主神廟據之靈響甚著不知昉於何代無所於考至我國朝始建爲寺曰正覺則在其後山之阿歷載滋久頹敝日甚其中中比邱妙叢則慨然以修理爲事肇工於正德己卯迄工於嘉靖癸丑自神廟以及寺宇前後殿天王殿祖師堂齋堂兩廊僧舍皆易以美材加之斧藻靡不精麗又粧塑諸佛祖天神天王諸像靡不煥然改觀其費皆出其力耕之餘日積月累相時而圖間有鄉居善士助其不及者則亦不辭是故歷三十餘年而後完美其用心亦勤且久矣夫今之時非如來所謂末劫耶其教法行于中國已非一日

而末劫之人雖投身沙門號爲佛氏之徒者亦往往畔教而放恣日營營以爲身謀況諸凡民乎妙叢之重其教不私其財而爲是不朽之圖者可不謂難得矣乎叢且年幾七十貌癯而神清宛然一大阿羅漢也厥工既畢叢又肆設水陸報恩諸大齋以爲幽明之助乃今無復爲有爲法矣余聞叢別爲禪室頗幽僻于是乎從事於無爲以求如來向上事則法中所謂福慧雙修叢當兼有之矣其庶幾無忝于兩足尊而茲山將不因叢而益重耶余既爲記之又從而勗之夫道豈遠乎哉古德有云即心是佛是在叢用心何如耳叢俗姓彭氏潼川州和鄉人幼而師事本寺比邱普天普天爲默庵入室弟子則常受法于雪峯禪師者也其詳別有紀載故不多及其諸相助善士有不可泯則書諸碑陰岩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秋八月吉旦賜進士弟中憲大夫前雲南提刑按察司副使左綿高第撰郡人鳳岡方妙恩徒永乾協心立石

明釋桂菴洪靜禪師藏身碑記

師諱洪靜字默菴古渝棠人也姓黃氏母曾生師貌古德性寬柔蚤遊釋圖惟慕出家其親遂捨於邑之西禪投禮吾祖雪峯大和尚祝髮爲徒名曰洪靜具戒習禪傳之巾瓶八九載矣于一夜中焚香入室禮而跪曰予欲諸方雲水一回特來請問如何是見性成佛一着大事祖乃見其至誠懇切遂以從上七佛至於列祖以來不列文字遞相直指心源不踐階梯徑登佛地之旨而印其心叮嚀告戒許爾諸方涵養去也不可以少爲足生死一着大事直要討箇分明方可休心歇意子若到此田地徑來與

你証盟師聞命矣拜別辭之遂持錫不日而止於梓州張居士志禮、志通作成住玉隱山寶峯山掛錫落包隨時飲啜數叩通法院清瓊禪師究明生死四大無常迅速以得心法守分甘貧罔覺名播大方由是前綉衣公姓盛名景者除授羅江知縣下車以來徧謁境內山川因到馬馳目其年代暨遠聖像儼然窮其源靈驗莫測問其景則有仙井浴光龍洞曉霧古柏撐天鳳凰撲地故號鳳凰山正覺寺其間則殿宇傾頹大廟則久曠焚獻衆皆以師薦于盛侯卽耆老涂鑑、陳權持書請以就命給以印信下帖推以住持師弟祖高不幸幼而椿殞惟事曾氏八十有一晨昏定省孝養益堅盛曰出家若子者鮮矣所感率其同僚暨諸掌吏利武略將軍張侯昨乃父乃子各捐己俸導諸旗老士子張舍旻舁助緣禪師重修大廟以展禪林以致正殿兩廊法堂齋堂三門退居端塑金容圓覺諸天龍神祖師聖僧羅漢莫不恢恢焉晃晃焉雖古之祇陀林不過是也且盛侯遵奉欽差巡撫汪、幷諸三司保陞敍州府事去後不輟省願猶得張侯父子眷願無怠又弗寧於是禪師後得新令尹汪侯自到任時仍與盛侯撫字駢新德政相耀其奉神衞教之心若同車轍香名幷馳眞爲民父母也吁太宰之善非筆舌能盡焉禪師一日造于荒山從容告曰人生霄壤所得緣聚而生緣散而薨然性命須無生滅而虛幻之質奚有堅耶吾茲于退居後豫造藏身之記非塔非塚平實成焉周圍方丈許上以砌石爲臺中竪其碑特於禪旨□□□愚謂性者天生至神壹靈之謂也命者先天至精壹氣之謂也性之造化係乎心命之造化係乎身是故身心者精神之舍也精神者性命之本也學者罔知性命兼該知命者不明其性

見性者不達其命。天命終時莫知所歸。惟聖而知者。知性知命。不生不滅。終無所泥。若子思于中庸首曰天命率性。修道謂教。皆是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我而物我稟之爲靈覺之性。照耀古今。凝爲一身之主。八識五官。每聽命焉。嗟乎。南榮趎問道。老子云。抱虛守一。履道合眞。此性命之正也。以宏辨禪師言之。唐宣宗得以究明性命之端。紫袍敕天下修祖塔。各令守護。以佚司所歷。恐遇涅槃。亦爲此也。昔裴休禮黃檗爲師。亦爲此也。今我禪師。幸得搢紳君子。衞教者衆。皆道所感然也。豫修藏身之塔已就。又以性命爲重而言也。可謂上知天命之盛衰。能順造化之消長。可使百世之後。目斯碑者。如睹景星慶雲之美。無以異也。予筆述至此。忽有客問。如何是性命無生滅處。予曰。景換年摧。天不易。海枯石爛。月還圓。予雖不敏。姑述此以塞其請。文出桂菴之藏口書文者口口口口之永綱。皆大明成化十三年歲舍丁酉正月初一日庚子朔。證盟官知縣汪顯。典史羅勝。千戶張璋。百戶李推。日上。

調元遊馬馳寺記。馬馳寺在綿州北三十里。中有靈井。爲州八境之一。去余家僅十里許。髫年讀書鵠鴿寺。寺去井不十里。心久慕之。思一遊而未得。後服官三十年。時時在念。人有問者。愧無以應也。今年九月二十六日。黃葉初飛。菊花滿地。余弟龍山謂予曰。曷不作馬馳遊乎。余欣然。便攜門人黃生從一奚童。肩輿出門。由馮家嘴山口小徑。過雙石橋。迤邐至寺。寺在鳳凰山麓。左爲九龍山。橫雲擁翠。迴環如抱。右爲金頂山。山頂一松。如織如蓋。登山四望。氣象萬千。洵一大道場也。殿宇五層。第一爲樂樓。樓下有巨石。如馬足印痕。寺所由名也。二層爲靈官樓。三層爲金剛殿。再上四層爲關帝殿。再上即佛殿

矣。所謂土主廟、已毀。而基猶存。兩廊十餘間。僧二三人。不免古寺牢落之歎。禪房前有古桂樹。大可數十圍。蔭蔽一畝。百餘年物也。西廊下有紫薇樹。根幹奇古。如攫如拏。皮脫而膚現。搔之則動。所謂怕癢樹也。東簷有樹一株。如盌大。葉似枇杷而長可尺。葉皆叢于顛。皮似白楊。異之。僧曰。此水冬瓜樹也。六月開花。八九月結子成穗。然究不知何木也。殿前石臺下有碑。爲明嘉靖三十二年左綿高第爲比邱妙叢撰正覺寺修理記。又由外垣折而之殿後。爲明釋桂菴爲其師默撰藏身碑記。四方砌石。碑高一丈。寬四尺。所謂搖亭碑動者。今已圮。兩碑皆爲荆棘所縛。而字尚明顯。亟命予弟與門生錄之。顧所謂靈井獨不見。僧曰。井在山下方家壩。去此尚一里。盍往觀乎。遂命僮人肩輿覓路。至則井在野田中。有兩婦方據井雪薑。旁有兩汲瓶。曰此必是矣。問之果然。其井面有整石板。方其外而圓其口。縱橫八尺。有圓石井蓋。仰臥于地。寬廣亦如之。問之老民。曰此井向有浴光。如佛背光。然每風和日朗。井中絲氣或上。則爛熳爲雲雨。旱禱輒應。故啓閉必以時。不知何年。爲浴衣者所穢。遂不復光。今不靈矣。故不復閉。然壩中民籍其泉以溉田。可灌二百餘畝。則仍食井之報也。然不敢浴。浴則病。故皆尊之。曰聖井云。余聞而益異之。視其深不過數尺。而泉流混混。晝夜不舍。遂至澤及百家。此而不靈。更何爲靈乎。佛光之照。若有若無。何益民生。則固不以此而易彼也。使天而雨珠。飢者不可以爲食。又何必詫龍珠出骨。雷震復墜之奇奇怪怪哉。老人與余弟皆以爲然。故記之。

由馬馳寺西至風神廟十里。東至楊家菴十里。

羅江縣志卷四

南鄉

羅江南門至南堵五里

天台山在縣南山似吳之天台折脚之水出焉太平寰宇記

王嘉會補修天台山記堪輿家動言形勢予嘗屏之而弗信謂其說近於誕不可盡諉之以廢人事也然而崧生嶽降自古誌之蓋山川靈淑之氣其間蜿蜒巍積而不可解者不鍾於物則鍾於人故必有魁梧奇偉之士焉此乃理勢之自然不足深怪今必從而悉屏之以爲不可信勿乃矯枉過正耶羅邑地雖蕞爾有明三百年間頗稱才藪若高節陳良翰金深吳瑛輩後先繼美彪炳一時可謂盛哉迨奉聖朝雅化重熙累洽百年于茲宜乎士之乘時奮興蜚聲藝苑者所在多有而羅邑人士往往以青衿終老自順治庚子科後八十餘年登賢書者指首一屈又何衰也此豈昔之易而今之難歟抑或廢興有由而所謂形勢之說多缺略而未講歟庚申仲冂予膺簡命來涖茲土爰於課士之餘問厥所由邑人士告予曰城南里許有山名天台北望雲蓋西臨大霍蓋一邑形勢之所在也舊有文筆峯遭兵燹後傾圮者久矣羅之類頓不振或職此之咎歟予聞是說而信之乃率邑人醵金補其巔三閱月而工竣孤巒出雲巋然屹立向之所謂文筆峯者宛然如繪將自茲以往人文蔚起甲第連鏕宰是邑者與

有榮施伐石記事之請予雖不文亦烏能辭然猶有說孔子云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茲山崩頹剝落不知經幾歲月而一旦慨然有志修之不數月而告成此平地爲山之明效大驗也使邑人士以此爲山之志轉而爲學窮經稽古靳爲國家有用之才夫安知由小成以底大成不有較勝是山者乎予既喜其能修是山而又懼其狃於形勢遂因之以廢人事也故幷著其說以爲邑人士勗焉乾隆五年庚申舊縣志

文筆峯南塔乾隆十八年知縣潘陽孫志祖建

知縣孫志祖重修南塔記嘗讀詩至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未嘗不掩卷而嘆曰人之傑地之靈也然人因地傑而地之靈尤必籍人工之培修而始顯乙丑冬銓補茲邑聞之竊私心自喜曰予得覩文光矣羅邑夙稱文藪元宋以來弗深考有明前代人文蔚起甲第聯鏕蓋煌煌乎盛地也迨抵任後調册按詳科第竟寥寥不數覯是豈今人之不古若耶抑兵燹之餘未嫻誦讀遂至微缺若斯耶予竊疑之公餘揖紳士父老詢其故僉曰城南外里許有天台山不知起自何時相傳上有南塔焉爲通邑文風所關國初以來傾塌如平地由是歷八九十年委頓不整辛酉前任王公宰是邦率邑人建之二水環流一峯聳峙是歲化楠李君鄉會聯雋而是科郭大有亦副鹿鳴自此之後未及一歲圮壞如舊迄今十年諸生落落不偶任與前等夫塔立而興也勿焉塔廢而頹也忽焉邑士之興頹其迫操券於茲山歟抑成敗興廢天實主之非一塔之微能握造化之權歟但稽之往古東澗西瀍元

公不憚相宅之勞而紫陽朱子亦往往艷稱地理則斯言也亦未可厚非也夫學問之道如山然其進其止皆在於吾諸生誠能深九仞之懷切切磋之懼積小高大層累以幾於有成亦若茲塔之高聳出霄嶸嶸倚漢而突然塵埃之表縱不克騰驤道路已足增光士林矣矧實至者名自歸耶然則謂斯塔爲邑之文峯也可並爲諸生之師保也亦無不可緣是記其事之始予之惓惓于諸人士者以壽諸石

廣漢諸生張懷敷偕玉京山道官劉虛靜遊南塔詩二首官路高於樹孤城小似拳大江流碧海一塔指青天山密幽禽避雲深古佛眠夕陽霞不散化作滿江烟　綠岫烟霞古丹房草木幽花間迷白鹿松下臥青牛塔勢飛南嶺鐘聲動北樓羽衣無箇事音韻自悠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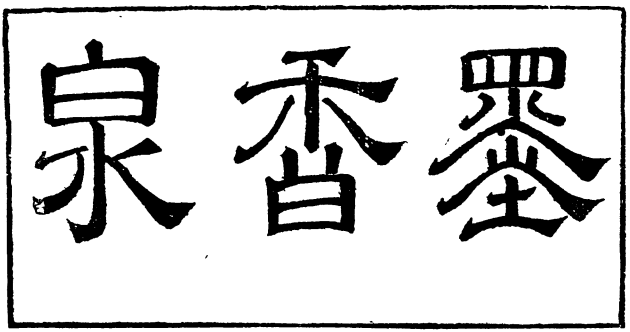
接二詩或誤入玉京山其實遊南塔作也應移于此

南塔文昌宮碑記邑令孫志祖建

又志祖文昌宮碑記云文昌之廟祀於今也凡縣皆然矣而我羅獨缺予抵任有志建之而未暇壬申秋修南塔成偕諸同人並邑紳士父老登高望之見山麓間有遺址岌然而高士人曰此古廟基也俗呼南寺明季毀於寇遂成荒蕪予用是慨然曰此其文昌之宮也哉爰倡捐募化卽其地構廟三楹中塑帝君聖像或者曰茲非七曲山文昌之宮也得毋以帝君文明之主也塔所以培文峯者也其事有更相表裏者歟然使予僅以掌桂籍主祿位而建此也不幾啓後人徼悻之心哉考文昌先越雋人因報母讎徙居梓潼秦代而後屢著靈異是帝君固一代孝子也又秦惠王遺蜀王美女遺五丁運之帝

君諫弗納。怒逐之。是帝君又一代忠臣也。邑人士登斯山。望斯塔。瞻禮斯廟。觀感具起焉。不徒沾沾舉子業。將求忠于孝。移孝作忠。後之過斯地者。咸嘖嘖稱羨曰。此某忠某孝故里也。不必登科登甲。已大增士林光。足爲吾黨榮矣。況忠孝上格蒼穹。寧有忠孝神而不錄忠孝人者哉。又何必竊竊然以七曲疑也。予于是爰筆而記之。乾隆十八年孟夏月吉日。

墨香泉八分詩刻。


墨香泉

墨香泉詩

泉源湜湜自天成最喜長平徹底清皆有文人將墨浣詎意醪醇客引觴忻茗香日煖滿芳涇檻色春深朖古亭憶谷蓑之詣聞此也須褰筆草黃庭

萬曆壬寅仲冬楚江夏处桂程宗道題

調元墨香泉并序云墨香泉在羅江南塔天台山下向聞玉京山道人劉虛靜爲余言欲遊未果今年正月十九至東山邀虛靜同遊乃過芙蓉溪披荆剪棘沿江而上有石曰釣魚磯亭廢尙餘柱眼折而東上有巨石鐫上天梯三字爲邑人蘇宇姚大護書無年月稍偏又有石書山高水長四字失名姓再上卽觀音堂今爲邱氏祠堂翠竹青松與怪石相間旁石楷書釣鰲亭三字石俱橫臥刻龜蛇魚鼈之形其有泉滋滋流注廣三尺許纔如牛蹄涔而水黝黑終年不竭虛靜指曰此卽所云泉也上有隸書三大字曰墨香泉並題詩云泉源混混自天成最喜長平徹底清時有文人將墨浣詎無詩客引觴并芷香日暖滿芳徑樹色春深映古亭憶昔羲之若聞此也須醮筆草黃庭萬曆壬寅仲冬楚江夏處桂程宗道題此碑向爲州志所不載余因採入梓里舊聞並紀以詩云我生好遠遊最近返不曉聞道南山下有泉出林表厥名爲墨香未到已傾倒朝來同羽衣訪此小瑤島細逕如羊腸曲磴隨飛鳥伊誰釣魚磯投綸餌陽鱮至今餘柱礎亭廢已難考遂登上天梯便覺衆山小何年觀音堂邱祠已改造翠竹夾青松小棘扶大棗亂堆石亦奇刻劃工頗巧遙望釣鰲臺颯沓龜蛇擾忽聞琮琤聲俯見流璃湫上聲下有黑蛟沉上有盤龍繞欲飲愁心黑成文試手撓黲黮陰氣多濁泥阿膠少借問誰著書遺下洗硯沼得非烏玉玦又爲唐生討不然松滋侯曾於此浴澡復疑元香守甘霤從人禱懼恍不能明誰復探幽渺細觀泐石人爲明程宗道詩固庚信清隸亦李斯好生爲羅江人不識羅江寶急付小胥謄留作縣乘稿

羅江西南有龍池山。文獻通考。

龍池山。在縣東南三里。山上有池。池上有伏石。如龍蟠。太平寰宇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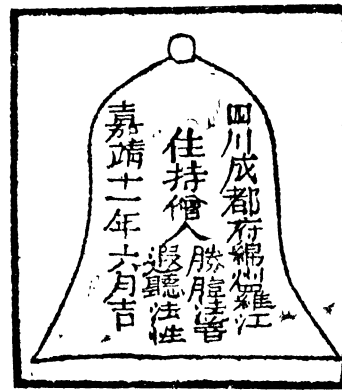
又十五里有羅漢寺。

有寶峯菴斷碑。明崇禎五年立。

按寶峯菴。卽今余家菴也。今毀。存此十篆字。可以查全碑。

明鐘

慧覺寺



按明鐘可知建慧覺寺之由來。

南至濺子口三十五里。交中江縣界。

黃水河過羅江東門河八里。往南係山溪水。

五郎溝至金山舖倒石橋入境。至鄢家嶺二里。

三倒枴。羅綿交界。約一里。卽濫泥溝。鼎元、驥元、兩翰林父墓在焉。有墓誌銘。

誥封文林郎李公香如墓誌銘。

化樟字香如。號潔溪。羅江人。祖美實生英華。英華生化楠、化梗。三卽君也。生而沉毅。好讀書。受知督學葛克明先生。爲上庠屢應鄉試。薦不售。自知不投時好。乃奮力于古之教子必子擇師之論。遠邇必負笈隨後。從旁督見師講不合。卽攜子去。人稱善教子。生平喜行善事。家愈困。行善益力。稍有餘。則以周鄉里之貧乏者。常述程子語語人曰。一介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物必有所濟。若必有餘而後濟人。則終身無濟人之日矣。以故鄰里緩急來告。無不量力應。間有立券者。屆期無償。以情懇。輒爲焚券。然性嚴介。寡言笑。見人作非禮。卽面斥。爲人排難解紛。無阿私。有構訟者。得府君數語。曲直立判。遂罷訟。後以日用不支。棄農學估。共事三人。君專掌出入。或有語君曰。筆下多一撇。便足致富。君曰。冥冥中何可欺耶。卒無毫釐私。歷半載。獲利千餘金。歸成都。聞故人子楊四知者。以負官項繫獄。杖病殆死。君解囊代償之。出之獄。故估亦無獲。嘗慨然曰。人生功名。必由積累。吾祖忠厚傳家。譬如山然。愈高愈積。自問無虧心事。既不得功名于身。將必得之吾子。既而長子鼎元、次子驥元、相繼成進士。入翰林。勅封如其官。三子本元亦中鄉試。人皆謂爲行善之報云。性孝友。事親。每食必嘗。長兄卽順天北路同知府石亭公。師事尤謹。獨次兄其勝未得一官。屬鼎毗封。以成全美。五十年。恭遇國壽。君年合例。奉旨入千叟宴。與宴于乾清宮。欽賞御製千叟宴詩一章。壽杖朝珠。如意紬綾洋盤。螺鈿瓷鈎皮盌各一。貂皮紗綾各二。有恭紀聖恩詩。蒙恩刻入千叟宴詩集。宴畢。又恭和御製元韻詩曰。春王正月正春妍。法祖重開玳瑁筵。萬壽無疆欣就日。一人有慶遇斯年。瑤膏玉液沾恩渥。海錯山珍荷賞延。獨有微臣歌旣醉。賡揚

頒鎣作詩肩．卽日又恭繪御賜諸珍圖．各紀以詩．合刻成集．眞異數也．卒年享壽六十一．賜進士及第、經筵講官、誥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禮部尙書、兼管禮部事務、南書房、尙書房行走、軍機大臣、韓城通家弟王杰頓首拜撰．

羅江縣志卷五

西鄉

西寺城西一里有憩亭

王嘉會憩亭記羅雖蕞爾邑而介在隴蜀爲往來孔道冠蓋相望歲無虛日以故官斯土者迎送之事最劇郭外半里許西寺下舊有屋三楹不幸爲風雨所破壞予乃偕廣文廖君駐防駱君縣尉劉君重葺之凡有迎送輒止其中而題其額曰憩亭嗚呼豈謂予與諸君子馬蹄逐逐至此暫憩云爾哉凡吾邑之出者入者四方之往者來者以及負戴奔走困頓飢渴思息肩而駐足者皆可憩也是則予名亭之志也夫乾隆壬戌仲夏

獅子橋縣西一里舊縣志

萬安驛在羅江縣西舊經云唐明皇幸蜀至此聞驛名嘆曰一安尙不可況萬安乎移宿眞明寺舊驛碑所載如此方輿勝覽

昔有碑書一安且不可之句云是玄宗親筆今亦毀蝕圖經

宋張縯萬安驛詩勁兵重作付胡奴殿雀殿魚計自疎地入萬安知幾許卻憐此地始回車全蜀藝文志

按縯字季長蜀唐安人隆興元年進士官大理少卿

七里橋縣西七里下卽芙蓉溪舊縣志

白馬山郡國志云昔漢高帝乘白馬過此遂有祠太平寰宇記

按白馬山今爲白馬關考漢魏地理志以下至元和郡縣志以上諸書俱不載白馬之名始見于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據引郡國志則漢高乘白馬過此遂有祠是白馬乃漢高遺跡也今俗傳昭烈與龐士元換白馬中流矢乃出自小說三國演義因高帝白馬而附會其說不可據也

白馬關在縣西南十里與鹿頭關相對太平寰宇記

白馬關山至險峻有小徑僅容車馬三國時營壘也其下爲落鳳坡鳳雛先生龐士元侍昭烈于此卒于流矢下其葬在鹿頭關桃花溪東岸葬時人見白馬逸出讀史方輿紀要

濮龐靖侯統士元之墓

濮龐統傳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采桑于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後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于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方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

能負重致遠也。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雋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荊州牧。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亮留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猝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疆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牒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仍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因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耶。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爲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謚曰靖侯。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祇。爲祇所抑。卒於涪陵太

守統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黃權征吳值軍敗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守三國志

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爲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爲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爲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于險塗非萬全之計也江表傳

統說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回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于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遂行九州春秋

初平中益州牧劉焉自綿竹移雒縣城築闕門云其地不王乃留孫修據之建安十八年劉先主自涪攻圍且一年軍師龐統中流矢死先主痛惜言則流涕廣漢太守南陽張存曰統雖可惜違大雅之體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非仁者乎卽免存官華陽國志

建安十八年夏五月劉璋遣將吳懿等拒劉備敗績皆降備進圍雒城十九年夏四月分遣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爲飛定巴西、德陽龐統中流矢卒通鑑綱目

按綱目質實註。雒城卽雒縣。明一統志云。廣漢漢之郡名。治雒縣。東漢爲益州刺史治所。晉爲新都地。宋、齊、梁、爲廣漢郡。隋併入蜀郡。唐置漢州。天寶初改德陽郡。乾元初復漢州。宋仍舊。元以雒縣省入本朝因之。改屬成都府。據此則雒城卽國朝之漢州也。舊縣治以羅江爲雒城。誤矣。乾隆二十八年邑令楊周冕築城于北寺下古阜封之爲張任墓。更于潺水交流處立橋。名金雁橋。邀作碑記。予爲辨明雒城實漢州。事遂寢。蓋羅江在漢時乃涪縣地。劉甲人物志序曰。唐以前凡稱涪城卽今綿州也。若使雒城爲羅江。則朱子綱目於建安十七年冬十二月大書曰劉備進據涪城。不應又于十八年夏五月復書曰進圍雒城矣。白馬關三國時營壘。去雒城七十里。安知非攻雒城時中流矢卒而葬于此乎。落鳳坡之名。想亦後人因鳳雛死于此而名之。未必當時有此坡名也。果令有之。何以唐元和郡縣志及宋九域志、地輿廣記、寰宇記、方輿勝覽、明一統志、皆不載其名。國初顧氏讀史方輿紀要白馬關一條下。始載其名。蓋自近時人有立落鳳坡三字石于道旁者。顧氏因採之。連葬時洞中有白馬逸出之言。俱未深信也。

鹿頭山有鹿頭關。古老云。昔有張鹿頭于此造關。因以爲名。太平寰宇記。

鹿頭關。唐高崇文擒劉闢于此。方輿勝覽。

鹿頭關。在成都府漢州德陽縣北三十里。鹿頭山上。南距成都百五十里。東西南川之要道也。唐建中四年。劍南西山兵馬使張朏作亂。入成都。鹿頭城將叱千遂討平之。元和元年。劉闢以西川叛。詔高崇文討

之。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拒守。崇文擊敗之。闢又置柵於關東萬勝堆。（或謂之萬勝山。）崇文遣將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關城。八戰皆捷。大將阿跌光顏引兵深入。軍于鹿頭關西。斷關糧道。于是鹿頭綿江諸將皆降。遂趣成都。中和元年。黃巢亂關中。帝自興元幸蜀。西川節度使陳敬瑄迎謁于鹿頭關。四年。楊師立以東川叛。高仁厚自西川進討。屯德陽。師立遣將鄭君雄據鹿頭關拒之。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因立十二寨圍之。既而悉衆陳于鹿頭關城下。君雄出戰。敗。遂棄關走。仁厚進圍梓州。光啓三年。王建自閬州應田令孜之召。詣西川。陳敬瑄復拒之。建怒。破鹿頭關。敗西川兵于綿竹。拔漢州。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九月。遣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前鋒至綿州。綿江浮梁爲蜀人所斷。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遂乘馬浮渡。襲入鹿頭關。進據漢州。蜀人迎降。蓋自關以西道皆坦平。故西川恆恃此爲巨防也。（讀史方輿紀要。）

羅江舊縣南落鳳坡。有漢龍鳳二公祠。祀武侯龐士元。逆獻之亂。其部將孫可望燬之。夜夢士元爲厲。懼而新之。壯麗倍往日。王屏藩亂蜀。祠復燬。今惟一石狻猊尚存。（龍蜀餘聞。）

孫可望與李定國皆張獻忠義子。冒張姓。號東府西府。後獻忠敗死。俱走入滇。戰敗乃降。封可望義王。世襲。賜第東長安門外。可望死。其子徵灝襲封。康熙十二年降。封慕義公。蜀綿州鹿頭關龐士元祠。可望重修。有石坊。大書僞銜。柱國太師兵部尚書凡數百字。猶稱張可望云。（池北偶談。）

唐杜甫鹿頭山。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飢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遊子出京華。劍門不可越。及茲險

阻盡始喜原野闊殊方昔三分霸氣曾間發天下今一家雲端失雙闕悠然想揚馬繼起名碑兀有文令人傷何處埋爾骨杜詩

鄭谷蜀中馬頭春向鹿頭關遠樹平蕪一望間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江樓客恨黃梅後村落人歌紫芋間堤月橋燈好時景漢庭無事不征蠻雲臺編

宋趙忭過左綿偶成東西再守二年間徙蜀何須問險艱入覲已違龍尾道出麾還過鹿頭關與民共約三春樂顧我都忘兩鬢班歲滿乞骸何處好仙棋一局爛柯山清獻集

宋陸游鹿頭關過龐士元墓士元死千載淒惻過遺祠海內常難合天心豈易知英雄千古恨父老歲時思蒼蘚無情極秋來滿斷碑劍南集

張漢白馬關龐士元祠尋訪當年龍鳳姿兩公伯仲合同祠伏龍未起三分定落鳳前占一死奇蜀魄有聲悲杜宇楚魂無地赴湘纍風雲不了英雄事腸斷空山暮雨時

周文麟龐靖侯祠王路馳驅謁靖侯巍峩廟貌屹千秋臥龍早解三分定雛鳳還爭一計優疊疊青山祠外曉森森翠柏墓前幽南州冠冕人何在坡上猶餘浩氣浮舊縣志

李化楠謁靖侯祠夾道陰森漢代松靖侯祠墓白雲封三分已奪曹瞞氣中計能邀漢主從不改蒼山長欝欝徒留碧血恨重重漫言落鳳魂孤寂明月相歡有臥龍

調元鹿頭關謁龐靖侯墓祠內並祀武詩江鎖雙龍合關雄五馬侯益州如肺腑此地小咽喉事急爭

雞口時平失鹿頭至今松柏塚風雨不勝愁誰言此州小曾有鳳雛來首獻三條計洵非百里才生無慙驥足死合遣龍陪一自星飛後千山澗水哀

棲鳳亭乾隆五年知縣李德瀚建周文麟記

羅江縣南十五里有羅璜山元和郡縣志

綿州羅江縣羅璜山有羅璜洞昔羅眞人名璜修道上昇之所也其洞凡有水旱疾癘禱之靈無不應太平興國五年庚辰歲中秋彩霧輕烟月光如晝香風瑞氣瀰漫山谷四遠村民登層巒而望之唯聞音樂環珮之聲遲明但見車轍之跡去洞十里餘闊一丈以來磽土深三四寸其轍跡隨山勢高下直至洞門迤邐狹小卽不知神仙乘車出洞耶音樂之聲晝夜不絕遂聞諸州縣時殿前承旨兵馬監押知縣事陳覃縣尉鄒崇讓尋詣仙洞觀玆轍跡樂聲以事奏聞詔大九井山虎耳先生李洞賓賫香於洞前設醮禮察視之由以祈靈貺虎耳先生大名府有道之士時呼爲李八百云已八百歲如五十許童顏鬢髮行速言徐每駐足士民聚觀者如堵先生卽於懷袖中探取銅錢二三文撒之則稍得人退因是每十步二十步取錢一撒至暮懷袖之中錢無缺焉翌日與官入洞行十里已來唯聞異香襲人樂聲隱隱人吏各持香燭屏息捫藤足履嵌嵓魂竦汗瀝先生步無差跌神氣自若出洞之時衣履之上無泥滓霑汚之跡茅亭客話

明石鼓墩

羅眞觀石鼓。高二尺。周圓一尺。腹徑二尺。式如鼓。四面鐫夔龍文。中刻七字。大明正統元年造。蓋僧家坐墩也。

大霍山蓬萊坊。

明丁宇耀蓬萊坊修道記。羅江縣良募蔡公文舉。原係湖廣黃岡縣人。同本山王庠貴、郭朝良、郭鳳、因祈雨見道不平。發心修補山門至蓬萊坊道路七十五丈。善果既隆。立碑爲記。以爲引道接口之階。邑庠生丁宇耀題。天啓四年孟秋月吉旦。

大霍山有羅眞宮。宋何彥眞有記。山麓有丈餘磐石。耕者每宿其上。輒夢云接引佛上可宿耶。驚以告寺僧。掘其下。果得像。若天成。不事雕琢。名勝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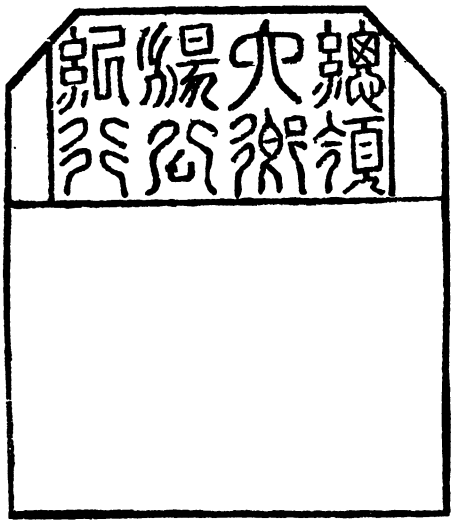
羅江大霍山下有洞。臺司命君之府也。中有神靈瓜。食之心通至玄。黃庭經註。

羅江縣釋僧羣者居霍山構立茆屋上有石池如盂深可六尺常出清泉劉敬叔異苑僧羣清貧守節蔬食持經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屋孤在池海一作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是羣仙所宅師因絕粒其菴舍與石盂隔一小澗常以木爲梁由之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鴨當梁頭師將舉錫撥之恐其轉傷因此回歸遂絕水數日而終臨終謂左右曰我少時曾折一鴨翅也

太平興國年有人乘車往來山中石上有新轍迹深三尺餘石五色知州仲士衡緣迹至洞口聞雞犬聲湘山野錄

文釋書龍洞仙踪壁刻云太白山道人李洞賓賫內庫孔香二十斤詣靈山相度仙洞焚燒初抵劍門遇老人之告闕次離巴岸逢孤鶴以來迎及屆洞中睹雙童之出入已臻巴岸見玉輅之踪由又領音樂淒清羅鉞疏越若非吾道神變其孰能與于斯乎勒於洞門以爲他年會語張本輿地碑目

總領六卿湯公紀行斷碑



右湯公斷碑祇有上半截在觀音殿後僧覆其背用作砌石余命僕人洗拭得篆文八字碑工楷但文多難解湯公俟掘出砌石再考

明涇陽令吳白崖墓在大霍山頂旁有張素挽詩碑又一碑爲吳仰山墓明翰林院編修劉宇亮題

明張素挽涇陽令吳白崖詩楚望家聲舊蠶叢慶澤延百年敦積善間世特生賢淵角人爭羨周才地

所遷。攜謙宜左右。素履愼周旋。輪翮輕千里。詞鋒動四筵。好修金作礪。燜介石維堅。雅度觀昭曠。懿章逼太玄。禰衡僉曰睿。韓爽獨稱妍。鑑賞驚前達。源流遡昔傳。續經登抑簡。強學絕韋編。但使安弦巧。何妨坐榻穿。尾龍方入夢。鸛鵠遂沖天。合浦珠光媚。豐城劍氣連。允諧歸樸願。未了榜花緣。德驥鳴吳坂。靈蛇兆蜀阡。明蟾三五缺。美玉始終全。能子徵廬墓。爲郎戒飲泉。趙張攀逸駕。元魯合隨肩。姱節凌西華。和風滿北埏。深仁漸部屬。薄罰示蒲鞭。黔首欣成貸。青衿豫采甄。逖亡爭復業。游惰亦于田。竹閣疎簾靜。花村吠犬眠。雉馴三異見。虎斃一誠虔。篤信推陳寔。豪強畏董宣。效忠依日月。利用得坤乾。淳化歌來暮。涇陽喜作先。峻階應午步。逆竪苦相煎。解組鴟飛鶴。遺榮等脫蟬。相如剛謝病。康直遽遊仙。賈傅臨軍閫。牟尼悟寂禪。書香高節在。政績口碑傳。錦水同文藻。眉山晃夜然。友朋悲宿草。林麓怨啼鵑。列宿沈滄海。佳城鎖夕煙。無憂端可喜。有後足光前。主鬯恢三葉。登嬴裕四銓。牛刀盤錯試。鸞誥寵恩偏。茂典榮長世。英雄歷九淵。朱絲恒奕奕。戩穀亘綿綿。嘉靖春二月吉旦賜進士出身廣西布政司參政安寧碧泉張素謹題。男知州吳士達偕弟士逵士遷立。

羅江縣南十八里。至廣濟橋。交德陽縣界。

羅江縣西北三十里。由鹿頭關西至換馬溝十里。卽換白馬之訛。而並訛爲王莽溝也。再十里下至略平。古村鎮也。有場南交德陽、綿陽江界。

火神廟旁有牛王廟新建樂樓碑記。

重建平牛王廟樂樓碑記牛王者何也農耕田必用牛牛於農有功故神之爲王而共祀之也樂樓者何也每歲祀牛王必演劇劇必有樓所以悅神而共樂之也牛王廟不知始于何時惟列異傳載秦文公立怒特祠應肇於此今諸廟多塑像如觀音而以牛爲坐騎稱之爲牛王菩薩不知何故考淸異錄陽翟莊合有田老者謂牛爲黃毛菩薩大抵皆農人以牛爲命故尊之曰王而親之曰菩薩也王制諸侯無故不殺牛註穀者民之命牛植穀王法禁殺故本朝世祖章皇帝首重殺牛之戒而各處地方有司並嚴湯鍋之禁蓋爲此也夫戒殺牛非細事也昔齊宣王不忍一牛孟子以爲是心足王使今人而盡推此心則君卽堯舜也臣卽皐夔稷契也不忍於牛卽不忍于人矣故曰足王也今之祀牛王而並建樂樓者豈非不忍之心所感而並思悅牛神以求保衆牛哉考大玉匣記牛王神誕本在七月二十五日今以十月初一爲祭日者蓋七月農方收穫故相沿改期以便民也略平牛王廟本無樂樓今之樂樓乃嘉慶三年十月某日衆士民捐資所創立例刻名於碑陰而總其事者覃泰山也

又十里西至黑泥寺山下有泉灌山田數十畝

羅江縣志卷六

北鄉上

翠望亭在城北一里。唐元宗入蜀。縣令造亭於此祗候王。人呼爲接王亭。遺址尚存。名勝志

宋陸游羅江驛翠望亭讀宋景文公詩。撲馬征塵拂不開。高亭欹帽一徘徊。蜀山地暖稀逢雪。閏歲春遲未見梅。陂水近人無鷺下。烟林藏寺有鐘來。宋公出牧曾題壁。錦段雖殘試剪裁。劍南集。

按翠望接王。志言遺址尚存。今俱無考。只有朝天寺。爲國朝所建。或其故基歟。朝天亦接王意也。

又二里。有企偃亭。乃車岩上昇處。宋師堯俞作記。名勝志。

按萬曆總志二里有三清觀。今亦無考。或企偃也。

北寺。縣北四里許。卽古潺亭廟也。建於明末。今梁上有大明崇正十三年歲次庚辰三月初一日甲申吉旦。捐貲功德主國學監生邑人余慶鼎建。三十五字尚存。

縣有潺水。出潺山。水源有金銀礦。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銀。潺水歷潺亭而下注涪水。水經注。

晉於梓潼水尾萬安故城。置萬安縣。李雄之亂。移就潺亭。太平寰宇記。

唐開元二十四年立潺亭碑。文字磨滅。尙有潺亭二字。碑陰有宋邑令太常博士宋嘉彥書。舊圖經。

宋嘉彥重修潺亭廟碑記。嘉祐三年。予始署邑事。明年。訪古跡。而潺亭廟有遺址存焉。東南百步。有碑

仆於民田中。其潺亭二字。亦不復睹。稽其址。歷數百年。廟與碑俱廢。是神之祀於民者。不亦闕乎。且俟因官之美材而復廟貌之。未幾。里民請自修之。次年廟成。秋大旱。晨禱而夕雨。自是潺之民益靈其神。相與輓碣立之祠下。時嘉祐五年也。名勝志。

本朝王士禎羅江驛雨。故縣也。今省入德陽。城北有潺水潺亭。前旌已拂鹿頭關。風雨勾留不肯閒。何處行人最愁絕。潺亭亭下水潺潺。

去潺亭五里。官堰山。古名雲蓋山。山鐫石刻行書雲蓋仙峯四字。甚遒勁。舊縣志。

唐令白大信。縣北五里有芒岡堰。引射水溉田。入城。永徽五年令白大信置。唐書地理志。永徽高宗年號。韋德羅江令。縣北十四里有楊村堰。堰引折脚水溉田。貞元二十一年令韋德築。同上。

志云。今縣境有芒江、泉水、玉女馬山迴龍、乾河堰。讀史方輿紀要。

溫水河。俗名冷水河。自西北由安縣河壩場混江鎮分派。由羅江野人山入境。離城三十五里。由石皮灘又過石坎。至獅子院東流。同乾河與溫水河合流。作三堰。至北寺前。與淳江合流。波流瀠洄。如羅紋。故名羅江。由東門外轉南二里。合芙蓉溪水。合流至三輛車。又十五里至斜灘河。又十里至濳子口出口。至中江縣下流。

乾河。城西北三十五里。亦自安縣發源。由彰明旱壩。又至安縣觀音壩。入羅江境。離城三十里。過石坎灌圍堆壩田。至獅子院。與溫水合流。同歸羅江。至濳子口入中江芒江堰。即乾河水也。

綿陽河縣西北四十里自茂州牛心山發源經天池大壩至綿竹縣東北綿陽口分數派西一支灌綿竹十餘堰東一支由河壩場南流入羅江境爲乾河又中分一派經野人山西分一支灌德陽柳梢堰其綿陽河正流溉彰明穿山堰又灌羅江玉女堰出紅砦山口灌略坪村田又爲紅砦天池二堰又東入羅境爲後壩堰又灌德陽茅包堰又灌羅江麻山堰南由德陽境下流舊縣志

按綿陽江卽蜀都賦所謂浸以綿洛也蜀地名綿皆因之有誤作沔陽非也沔在漢中

黑水在羅江西北自安縣南流入境下流會於漢州之綿水五代時董璋破西川兵於黑水遂克漢州是也讀史方輿紀

按古今地輿諸書惟本朝顧氏讀史方輿紀要最爲荒謬無徵如引黑水在羅江西北自安縣南流入下流會於漢州之綿水而以五代時董璋破西川兵事爲證不知綿水與雒水並趨而下合爲湔水卽巴水也何曾回到漢州再往下流又不知漢州何處飛來黑水此非大謬乎夫禹貢所謂華陽黑水惟梁州所包甚大以在華山之陽華山屬雍州古者封域合梁於雍是也黑水出漳臘潘州界今屬夷地是爲岷江之始水自汶山下過猶河水之遠崑崙也又一派入滇而出金沙江流入馬湖江與汶水合今之敍瀘界瀘卽黑也諸葛亮所云五月渡瀘卽此也所謂四川者卽岷瀘雒巴四水也岷水自綿州而下瀘水自雅州而下雒水自漢州而下巴水自重慶而下是黑水與四水久已各入四支趨入于海矣安得在羅江小邑之間尙徘徊來往穿插哉顧氏又引叠溪營城西北有黑水

卽古翼水源出梁州生番東亦南由茂至安入羅蓋見水黑卽稱黑水皆黑水之小者也水黑約有四一漢志符縣有水出犍爲南廣縣符關山北入江此符縣黑水也又黑水出漢中南鄭縣北山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此南鄭黑水也三黑水出羌中南通典扶州尙安縣有黑水此尙安黑水也四崇慶州西北有黑水元一統志云源出常樂山石皆黑此崇慶黑水也皆非梁州黑水行水金鑑韓汝節謂梁州別自有黑水從夷地分流千古卓識而顧氏區區指其一爲梁州黑水誤矣

平池寺縣北十二里雍正年比丘盛果修前有平池今湮乾隆年間如秀重修有碑（如秀族人曾同叔化樑朝浙普陀）

雲龍寺縣北十五里元張無知規明釋智寧重修有碑

明吳士遷重修雲龍寺碑記按羅志北十里許有雲龍寺山峯聳翠雲覆龍盤羅之第一禪林也先是至元庚午敬菴張公無知自龍山來鍊性於此迺建觀音殿凡三楹其徒德遲復宏厥制世鉢相傳迄明嘉靖則二百有餘歲也歲久殿宇漸次頹敝觀風者多惜焉羅僧智寧者姓劉氏甫八歲性恬靜厭囂塵杖錫遊雲龍者幾六十載勵行精苦眞能絕俗士大夫咸奇之且積錢穀若干藉是養性益力一日謂磐溪子曰異哉古今之不相及也夫寺吾之禪家也敬菴規之德遲述焉而吾坐待其敝於二師有餘愧也縱師不咎予將不爲山靈愧乎而況吾之所積者將何用也迺捐所積鳩工取材斷劘甃石今年三教殿成明年祖師殿成又明年天王殿觀音殿禪堂成復建僧舍二三十所迺裝塑天王迺塑伽藍迺塑祖師頹者以振敝者以修圮者以興肇自嘉靖癸未迄今己亥告成制度宏遠煥然改觀焉

而寧則不自以爲功也。羅士大夫往榮之。因請記於磐溪子。磐溪子曰。夫寺僧之萃也。夫財人之心也。方今逐財以自侈者環天下。孰肯捐所愛以遺人哉。自非吾儒之灼見道體者。鮮克有此。今寧以墨者流而能如是。其殆墨名而名儒行者耶。豈天欲斯寺復見雲龍之盛。乃假寧以重修之耶。毋亦敬菴蟬蛻以顯其異而後生寧以濟厥美也。況寧安閑厚慤。淡寂禪林。入定法華。趺坐松月。朝夕乎六祖之論三觀之理。固不但事師以禮。事親以孝爾也。觀彼之怪誕慢訑以惑世者。其賢不肖何如耶。謹拓諸石以志重修之意。抑以表上人之功當垂於不朽也。是爲記。嘉靖十八年歲在己亥暮春之吉。磐溪山人吳士遷子安撰。奉政大夫知湖廣茶陵州事前已卯鄉進士邑人吳士達篆。蜀府典膳所典膳邑人吳士達書。

雲龍山扁擔灣李石亭公祖塋在焉。有李氏宗祠。右有美實公神道碑。左有英華公神道碑。李化楠俱冉玉嘉墳諱不重出。祠堂記。古者立祠堂爲四龕。以奉四代神主。高祖、曾祖、祖、父也。始祖之祭。始自程子。雖朱子有似禘之疑。然世遠而派別。不有始祖一祭。無以收族。是亦禮以義起之一端也。況所謂始祖者。以遷居此地及初有封爵者爲之。非必厥初生民之祖也。隨分致祭。何僭之有。吾家上世不可知。論遷居此地及初有封爵之義。則當以美實公爲始祖。而厚公不與焉。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美實公則吾先世之別子也。是爲始祖。而美實公之長子。世世以長繼別。是爲大宗。美實公之衆子。則各以其長繼已。是爲小宗。始祖百世不祧。小宗親盡則

祧。此古之宗法也。故古者子孫繁衍。廟制非一。有禰之廟。自己之兄弟子姓咸屬焉。有祖之廟。自父之兄弟子姓咸屬焉。有曾祖之廟。自祖之兄弟子姓咸屬焉。有高祖之廟。自曾祖以下之兄弟子姓咸屬焉。有始祖之廟。則一姓之兄弟子姓咸屬焉。其爲典也備。而其爲制也詳。後世人不思古。親親道微。生者侈輪奐之觀。死者無一瓦之覆。匆匆送葬。三載除服。以爲人子之事。於是焉畢。歲時不告。飲食不獻。生辰忌日。置若罔聞。則求其有祠堂不可得。又何論乎百世五世之縷別也。夫主必有祧者。一定之制。而追慕不忘者。報本之心。近世士大夫家。建立祠堂。自始祖以下。木主皆設廟中。雖親盡而不祧。此其制非古。而要爲不忍忘其親之意。吾家祠堂。卽用其法。正祠三間。長房居中。其高出者爲始祖。二房居左。三房居右。各設一龕。每一代爲一階。層遞而下。所謂禰廟祖廟。均於是焉在。大宗小宗。卽於是焉分。庶幾遠有所統。近有所宗。名分得而支派明。子子孫孫。皆得以展其孝思矣。祠建扁擔灣。係徐國玉之業。今三房用價買其田地山林。而以基址一所。竝附近田一畝。捐作祠基。約同族人起造。正祠十一柱。三間。耳房七柱。東西各三間。拜廳五柱三間。大門五柱三間。廚房五柱三間。共十八間。祠成。改扁擔灣爲祠堂灣云。李氏族譜。

李犖旺。字美實。羅江縣雲龍壩人也。生三歲而孤。母王氏。再適同邑李雲卿。公隨母育於李。值流寇張獻忠作亂。人多逃亡。時李富於財。既死。其僕何勦勦者。謂公曰。子非李氏嫡。而受其財。族衆忿甚。不去。將殺汝。公於是歸。時年二十三矣。至則宗族盡散。無一存者。公孑身無倚。隨鄉里二三人走石泉。是時賊衆猖

獗所過殺傷焚掠殆盡民食無所出強者殺人而食弱者幸以身免則匿跡深山採樹皮草子爲餅充饑公嘗絕食三日夜於空宅中獲一猫燒食之得不死張養心者宋有聯之妻弟也公與有聯同避兵故識養心一日至其處養心召公同食時無碗以瓦片盛肉而已公稍嘗知其味異然不敢明言乘其不見而棄之歸以語有聯有聯曰若輩素食人肉者奈何食其食乎於是心影成疾腹膨久不愈聞渡夫王五善針灸就而灸之他日又至其家王五夫妻方食魚將盡止餘頭尾見公至則以食公而謂之曰好好有頭有尾子之疾自此除矣由是果愈公在石泉二年值蜀中平定乃歸住河村壩土曠多年田地在荊棘中公開荒刈草獨力經營又歷十餘年粗有積蓄始娶妻卽吾祖母李氏也時年四十一矣厥後移居毛家壩又十餘年移南村壩子孫今家焉當時兵燹之後鄉人存者百僅一二而公族屬又無一人在者故前後三遷皆就伴居住未得復業公爲人忠信渾樸不校是非凡事退讓人有犯者輒語謝之嘗謂人曰吾昔在兵劫中踰越險阻衝冒鋒刃野居露處朝不保暮自分必死今幸賴上天之眷祖宗之靈以有其身得延李氏之一綫吾何求哉吾惟有吃得虧三字可以保身可以遺後願世世子孫守而勿失至於機巧變詐是吾所短然亦羞而弗爲也鄉里以此多之至今稱爲長厚治家以勤當徭役繁重時怠惰者多失業而公未嘗缺乏遇戚黨有急貧者多所周濟以明天啓丁卯年生至國朝康熙庚辰年卒享壽七十四歲以孫化楠貴乾隆十九年贈美實公爲文林郎李氏贈孺人子三文彪、士達、文彩。李氏族譜。

李文彩字英華與兄鴻飛公孿生狀貌絕類外人往往莫辨束髮受書通大義值時事艱難棄而力耕喜

賓客。好施捨。計田中每歲入蔬布足自給。餘悉以餉客。遇人方窘急。輒設法周濟。或代出名立券。後雖倍息償。無怨悔。有譚世民者。僑寓村中。聞公好善。因以急難告。公爲代借數十金以應。已而譚挈家逸去。公設措代還。越數年有自金堂來者云。譚在其處。公置不問。其陰德長厚類如此。公天性過人。孝友純篤。兄弟之間。歡然無閒。分居析產時。公重自損抑。田取其瘠者。地取其不毛者。謂少服於是。不須更易。祖遺舊屋。讓歸長房。偕鴻飛公另自營屋而住。居鄉黨侃侃直言。爲人排難解紛。悉悅服。又度量豁達。不與人校是非。遇有非禮相干之事。旁人代爲不平。公付之一笑而已。晚年喜植花卉。尤嗜讀書。當天朗氣清時。手一編坐北窗下。披涼風。謂羲皇上人無以過。又或寄興江湖。則攜斗酒至河干。或垂釣且釣且酌。放懷自適。視人世繁華艷冶。如無有也。公性仁於愛物。而廉於自奉。長子化楠。遊宦浙江。公誡之曰。吾家世本布衣。今遭逢聖主。得叨一命。幸矣。惟作好官。可以報國。好官必以清爲主。我雖年老。粗衣淡飯。尚自不缺。無需祿養。爾其勤勞王事。毋玷清白。以辱爾祖。化楠謹遵其教。不敢忘。乾隆十九年勅封文林郎。元配趙氏。勅封孺人。公生於康熙戊辰。卒於乾隆丁丑。享壽七十歲。子三。化楠、化楩、化樟。同上。

羅江縣志卷七

北鄉中

雲龍山北象山有李石亭公別墅名曰醒園額爲丹徒編修王文治書

李化楠山居即事詩四首有序云買地十畝築室三楹避俗離塵風景擅平泉之勝背山臨水烟霞繪輞川之圖手栽竹木漸成林樂哉斯土自是園廬多逸興老矣歸田散步獨遊曲折檻欄花爛熳憑高遠眺迷離村樹屋參差既適志以安身亦陶情而悅性年華易逝那有仙藥駐紅顏富貴何時肯對靈山辭綠蟻本來面目醉裏乾坤僻地無鄰嶺上白雲常在戶高峯有主天邊明月不須錢登東皋以舒懷臺筆成韻倚北窗而寄傲薤簟生涼謂我何求只向林園尋活計於心已足不勞蓬島問因緣爰作小詩以質同好　何處堪宜着此身園林幽敞絕囂塵鋤荒結就三間屋便與烟霞作主人　山居非吏亦非仙喜得名花盡日妍酒罷長吟無一事望江亭下水連天　牽衣直上七層臺眼底乾坤大放開林樹蒼茫村舍遠白雲深處有人來　看看兩鬢白如絲角利貪名到幾時願得人皆閒似我常來共對一杯棋石亭詩集

園中有大石缸養金魚十餘尾缸面坐小石山山上栽花木數種蒼翠可愛缸上有石亭公石刻詩

山一卷天半落水一勺長不涸上承綠樹陰下見紅鱗躍春色滿園林亭臺隨地着吾心淡無營吾身

欣有托。何須海外覓三山。此間便是蓬萊閣。

醒園圖。重慶太守漢軍朱孝純子穎所畫也。朱初爲珙縣令。道出羅江。曾遊此園。後同年編修海寧祝德麟芷塘。復以庚寅偕檢討湖南鄧文洊入蜀典試。回京路過。見訪留詩。次年。予至京補官。與朱祝相晤。各憶舊遊。子穎遂爲繪圖。祝首題詠。寄回醒園。懸石壁間。以後題者甚衆。

庚寅四川正主考編修祝德麟題醒園圖詩。并序云。歲庚寅。奉使入蜀。時主人假臥醒園。子穎方守重慶。試事畢。迂道訪舊。流連竟夕。沙竹之勝。魚鳥之樂。得周覽焉。主人送至金山驛而別。途中用工部韻作十律寄之。高下幽曠之趣。摹寫略盡。越二載。主人來京師。子穎亦以改守山東。待覲闕下。別筵作畫。遠形近勢。如在目前。醒園僻在遐陬。以主人之賢。凡名流入蜀者。莫不至其地。至必有詩。子穎亦親見者。故寫景獨眞。而松風水月。僅付臥遊。豈所謂寓意于物。而不留意者耶。余既幸斯園之得主。復不免今昔之感。錄前詩歸之。宿醒園用杜工部遊何將軍山林韻十首。（園枕山面流。到時天已暝。待曉登絕頂。騁眺。遂聯轡過南邨。登堂拜母。而別。故備志蹤跡焉。）

跡滯三秋後。身遊萬里橋。黃花明異域。青鳥返重霄。短李幽居僻。長須突騎招。逢迎欣得主。造訪肯辭遙。

滅從聯雙騎。天光出郭清。溪喧惟祭鰕。秋老不聞鶯。野父除瓜架。山妻茹菜羹。殷勤語楚客。何似武陵行。（鄧筆山謂所歷徑途絕似楚南邨景。）

林外波聲活。潺江別一支。叱牛收水磨。呼鴨上陂池。徑亂增樵惑。巒重獨鳥知。只應游屐過。荊棘已教披。

漸近醒園路。山寒少雜花。插天峯似象。赴壑水如蛇。鱗鬣看松老。梧棲想澤賒。他年長千尺。喬木識君家。（園依雲龍山爲址。其旁曰象山。李氏祠墓所在。綠舍萬松。皆尊甫所手植。）柴荊無洒掃。今日逐

江開堂構方求木。雨村方謀與榮承先志也。寒暄異望梅。楊懸徐孺至。黍具范卿來。爲問門前路容誰損綠苔。握手讀詩集。高詞源湧泉。思親新涕淚。懷友舊纏綿。唱和聯諸謝。評詩待老錢。雨邨向學詩于錢香樹爲翁所極賞。凋零雙桂後。若箇長西川。楊升菴雙桂堂在新都。今已廢。飲我郫筒酒。春醪麴米香。庖烟衝暝黑。園菜益津涼。選忘兒能誦。杯乾婦久藏。乘醺思振策。下界鬱蒼蒼。

熹微尋石磴。曲徑半臨池。眞欲謀答簪。偶來倒屣羅。人家圍竹色。秋水瘦魚兒。早識溪山美。應令畫手隨。雪嶺明晴旭。花驄撥亂雲。碑前重墮淚。身後但遺文。經其尊甫祠堂拜母衣冠肅。論交輩行分。令弟鼎元。於是科獲雋。故戲之。童時釣遊處。指點復紛紛。一飯南村舍。臨岐意若何。別人廿語少。看客比鄰多。敢忘對床約。難爲行路歌。回頭問野老。使節幾經過。壬辰重陽後三日。

調元和憶昨金山驛。銷魂似霸橋。獨歸聽夜雨。相望隔雲霄。仍對烏犍侶。難爲白鶴招。今宵燈送喜。萬里素書遙。開緘鯨掉尾。瘦字逼波清。已列班中鷺。猶思谷口鶯。交寧甘似醴。詩却和於羹。此夕渾忘寐。持吟徹曉行。

疴抱年來久。逢迎總強支。原非揚子宅。誰問習家池。鋤草憐蟲訴。移花許蝶知。自經君染翰。景色競紛披。

二秋纔謝菊。二月又飛花。忽漫逢江雁。因嗟赴壑蛇。十詩寧易得。千盞不難賒。天意憐孤寂。風吹過我家。

人到晨星後。天教積霧開。諸昆非軾轍。座主是歐梅。一夕成佳話。千秋此偶來。但看攜手處。三徑未生苔。

留客斟清聖。烹茶瀉碧泉。更長眠未穩。語短意殊綿。香漬雲垂紙。燈明夜博錢。顛狂聲不細。一日遍三川。

高軒來過處。草木有清香。衣帶巴江暈。牀分楚簟涼。詩緣聽雨作。書借看雲藏。尙喜顏皆舊。毋須歎老蒼。

吾家潺水曲。柴屋正臨池。天使回旄節。主人方援羅。擁門

窺野客送榼遣諸兒却悔分張日車塵失計隨　並馬送君去清江水蘆雲山川供別賦風雨助論文棧閣程空望綿州路早分當時腸最斷歸緒淚紛紛　寫罷鸞牋寄茫茫奈若何劍南鴻字少輦下故人多難忘青燈伴慙賡白雪歌至今明月夜猶夢使星過

順天府府尹南匯吳省欽君才美如蜀錦段遄歸奉寢淹三年墓田丙舍計粗就來枕晝省香爐烟雲龍山旁象山麓潺江東遶鳴濺濺小園雖小衍先澤漁父信宿時夤緣一樓一閣置帖妥一花一藥羅芳鮮亦知人情重懷士猶驚鶴怨終由天笑謦生絹乞能手朱老眞似南鄰然古來行軍著要約馬廐往往摧平泉即今松維事撻伐輸輓例藉租庸錢君爲蜀人朱蜀守時蠟兩屐張長筵想見雪嶺戍天外千里貼席忘戈鋋予於是園欠親歷巖居川觀寧非仙掉頭不住入京洛山水之福將唐捐賴此畫本秘行篋玉蟾蜍淚流微涓醒園獨醒太無賴豈若買醉長安眠檟林他日大於斗過訪我亦浮巴船

刑部郎中桐城姚鼐蜀山西自蠻夷之中來千仞萬仞雪崔巍劍門山南錦江暖桑麻沃野當中開綿州綰轂劍關口白沙碧水環杉柳吏部平生居此州萬株種松百瓶酒錄詩空谷感英靈投轄使驛招賓友天下傳君此醒園君今却出劍關門我見君顏長不澤君道思家歸未得況復西山有畔夷軍興大渡河西北瀕氏山密豺狼驕又傳兵馬乘繩橋丁男盡力助輸輓園林坐見生蓬蒿前夕渝州使君至看山徧歷邛雟地籌邊經國意何長就君傳出西南事爲君水竹貌平分先貌松維雪嶺雲假臥信知魚鳥樂明年定罷殿前軍

侍讀學士青陽王懿修卜築新堂綠野如芙蓉溪畔謫仙居家聲試溯平泉記手澤猶存種樹書長愛清閒對琴鶴未訪磊落注蟲魚名園自是迴翔地辛苦貽謀慶有餘　仙才未合住岩阿數畝園如傳舍過宦跡共瞻星使遠文心應貯錦囊多春風海外新桃李素業山中舊薜蘿此日堂陰眞濟美胡良遙接潞河波

潁州府知府陽湖口口口吏部文章信有之使君圖畫翰林詩必逢佳士醉尤好但得名園醒亦宜花木泉亭千里夢堅茨堂構百年思家山亦有烟霞癖猿鶴同君怨別離

編修歙縣程晉芳重慶太守能詩復善畫昨來與予剪燈話乘閒乘雪曾上巖崛最高頂俯矚大千銀世界嶺無平勢澗無聲凍雀冷雲爲一派凌虛抗手欲招眞不信人間多芥蒂談神說鬼無此現且奇使我聆之起衰廢因覽其近詩蕭瑟空濛具得山水力醉後拈毫繪醒園乃是雨村所促逼雖經促逼繞遠神羅江亦有峩嵋春斜亭曲沼歸方幅瀉入平江月一輪依巖作屏植木如錦丙舍桑柔熟丹葚清泉白石自悾悾暢好於中圖快飲奚以獨醒爲自命狂特甚霜猿叫更寒噤痒墮葉鏗鏗警秋枕皇然遽然炊未酏斯境可稱無上之上品太守懷蜀子憶家眼中筆底開烟霞此時蓉溪芙蓉白於玉問君何苦留京華雞門盡被松遮却空際描摹難捉摸後人讀畫羨遭逢詩家流爲詩家作

戶部主事會稽吳璜檻林籠竹夾空垣中有臨江舊業存彷彿翠屏過細雨荷鋤閑立聽吟猿　翰林奉使詩曾和太守來遊畫擅長好貰鄀筒多酌我當筵一效次公狂

翰林院庶吉士德清陳壎。羅江山水清且妍。浮空一碧通雲烟。雲龍之峯勢突立。俯瞰衆壑如隨肩。芙蓉溪水環其前。清光似練涵長川。羣巒倒影落明鏡。恍睹玉女高鬟懸。雨村卜居蒼翠間。登臨縱目千山連。搴帷暮招西嶺月。把酒曉挹袁嶺天。揭來催程赴日下。山靈應笑奔塵緣。草堂風色定不改。特乞好手圖林泉。輕風縈江天漠漠。微雲入樹山娟娟。林亭石室互虧蔽。畫中彷彿花源仙。京師八月秋氣鮮。高槐雜樹鳴涼蟬。明窗畫靜拂絹素。對之如泛書畫船。我思茲園歷已久。前人作室基開先。當時經營手澤在。詩篇幾處曾題鐫。龍門晉謁今幾年。古杭風月吳山偏。墓田旋見生宿草。西望蜀道悲啼鵑。安得驅車來古綿。相從鄴架披遺編。與來更着上山屐。高巖一枕松風眠。

調元題醒園圖有感六首。車家山下老農夫。走上長安十二衢。昨夜鄉愁眠不得。呼燈起看醒園圖。自分途窮命裏該。君平不必太驚猜。虎頭不是封侯相。款段他時歸去來。每到花開躑躅頻。故山不見與誰春。生憎一幅桃源畫。付與漁郎去問津。再向天涯理客衣。回頭三十九年非。蓉溪春色花如錦。不爲蓴鱸也合歸。煩惱詩人二月天。長安買醉日高眠。不須怪我朝叅懶。夢裏醒園只枕邊。故山茅屋傍雲龍。欲寄新詩再拆封。寄語兒童牆角外。明年添種幾株松。

醒園梨樹最多。青黃二種。約二百株。皆先君手植。

調元梨園遺興二首。笑對青山曲未終。倚樓閒看打魚翁。歸來只在梨園坐。看破繁華總是空。生涯酷似李崆峒。投老閒居杜鄠中。習氣未除身尚健。自敲檀板課歌僮。石刻。

天然牀大如廣廈。瓏瓏剔透。擅一園之勝。卽先君石亭公箭亭所坐牀也。臨江露置。風日無損。遊者皆登焉。

調元詩。序云。天然牀。古柏根也。昔先君應羅江令楊古華聘。請修奎星閣。取材於東山。有柏高二千尺。大四十圍。霜皮溜雨。不知爲何代物。中梓人選。因伐之。以其身爲棟。而棄其根爲薪。先君惜之。謂古華曰。此可斲爲牀也。遂欣然送之。掘及九仞乃得。傭百夫撐之。溯江昇至醒園。除其沙礫。剝之剔之。稍加修飾。杈枒蟠結。百竅瓏瓏。盡作龍鳳龜蛇之狀。截而平其頂。登之能容八人。可坐可眠。有若生成。故曰天然牀。其廣一間屋不能容。故置於箭道。以茆亭覆之。率爲風雨所拔。然根堅於鐵。故雖風日亦不能剝蝕也。因於臨江安置。作歌以記之云。綿州奎閣齊雲霞。建者楊侯字古華。當時伐木十選一。兩川斫盡仍三巴。就中先子實首事。古柏輪囷半封記。忽與楊侯登東山。黛色參天互驚視。細者爲桷大者柬。乃惜其根乞作牀。自從攢至醒園後。夜夜玉衡星有光。斲成縱橫皆一丈。龍鳳龜蛇形各像。犬牙相錯虬文蟠。略加修飾非由匠。不須簀第不須茵。磨洗瑩如楚簟勻。涼天若徙北窗臥。清風定認羲皇人。我聞牀以柏爲貴。素柏蟿柏皆稱異。何況人棄我取之。資費無多豈非瑞。所怪直局脚微分釘爭金鐵前朝聞。莫教又夢玉堂去。夜中催撰牀婆文。嗟余須髮雖未皓。歸來宦興跡如埽。安得此牀化黃楊。高枕吾廬睡無蚤。琉璃瑪瑙猶不題。況又棻杞與管蔡。惟此先人手澤在。堪與青蓮七寶齊。不願踔跌不願坐。但願醉來此間臥。不妨露頂看青天。一任浮雲太虛過。

由醒園左手而下。卽康家壩也。縣北三十里。有觀音巖。

調元觀音巖重修大殿記。觀音巖本名白石巖。在北鄉三十里之康家壩。前此未有觀音之名也。乾隆辛酉秋。驟雨淋漓。山崩石裂。雷轟電擊。忽從霹靂光中。而觀音石像出焉。是月。先君石亭公卽中鄉試三十六名。附近居隣。皆以爲神。遂以名巖。遠近禱者。有求輒應。以是通都大邑。輻輳而來。而每逢二月十九日爲觀音誕辰。乞靈報賽者畢聚。此日爲之酬神演劇。其會之大。幾與二月初三七曲山梓潼會等。蓋綿州之第一禪林也。顧巖逼巨石。峭壁插天。建殿不易。從前開山和尙祥喜。嵌巖建置大殿。添設東廊。閱既久。飛瓦墮落。殿頗損壞。今年七月。天雨連綿。山水陡發。巖爲崩裂。遂將大殿壓倒兩間。而東廊亦傾圮其半。道姑趙復坤。念無以妥神居也。爲之惻然。思重修之。更建玉皇樓於三層之上。而力薄不逮。不無望於十方之施主爲之。請序於余以倡之。余思觀音之神。起於南海。顯於西蜀。化七十又二之身。無不普照。遍三千有奇之國。共荷慈悲。而獨顯靈於吾土。此尤居民之太幸也。求福者神無不報之矣。而顧使神居不妥。可乎。乾隆五十二年冬月上浣記。

調元遊觀音巖。何年霹靂擊鐵壁。混沌乾坤忽中裂。風雨號呼山爲搖。普陀飛賜一靈石。從此文運吾家開。聯翩三鳳齊飛來。天荒畢竟須天破。五丁終不如五雷。

鵲鴿寺。縣北二十五里。余舊讀書處。

調元試畢復歸鵲鴿寺詩。歸山重掃舊書床。一路寒山木葉黃。游浙有師皆老宿。歸川無試不高岸。滿

窗已見蛛縣網翻盎先看鼠自忙一秀才回詩亦貴吟箋纔寫有人藏補歲考例附三等時亦附高等學臺有三年始見一秀才之語

金頂山縣北二十八里頂有古松元明間物也

李化楠詠金頂古松詩天上何人下碧霄千年怪叟在山腰雲爲翠蓋身全露風撼蒼枝影不搖老鍊龍鱗經歲月長揮麈尾絕塵囂幾回佇立江干望滿耳秋濤早晚潮

調元雨中望金頂山詩一山孤立衆仙宗盤繞青螺萬萬重雲裏長疑披絮帽雨中偏似着輕容人言海內無三島我道村中第一峯倚得孤松喚金頂問他可也受秦封

馮家背月峯山縣北三十里有文昌宮人稱上梓潼以南村爲中梓潼團堆爲下梓潼相去俱七八里每年二月初三文昌誕日三處並賽士女奔覩焉

李化楠重修月峯梓潼宮碑記馮家背有山曰月峯在羅江縣北三十里雙巒特出峭壁嶙峋攝衣而上登其巔則河村南村之烟戶歷歷可數焉蓋一邑文風所薈萃也上有文昌宮爲士子瞻拜之所創造不知何時明末兵亂委於灰燼有志者議修之不果康熙壬午庠生范延淵刈草爲菴讀書其中慨聖靈之未妥文教之未光乃與明經陳君獻三招募衆財莊嚴聖像兼修樂樓一座迄於今數十年矣風雨漂搖木朽蠹生加以乞兒輩盤踞於中日散夜聚或拆毀牆壁或汚穢殿庭以致愈加荒涼陳君目擊心惻以爲坐觀其敗罪將有歸爰倡首刻日鳩工重修去其朽腐易以良材又於正殿旁接修偏房二所前修拜亭三楹亭下砌石爲臺中置一門縣於巖畔以時啓閉擇醇良者鑰之遂煥然爲兩村

之冠焉。是役也。始自庚午冬。越辛未夏。不一年而成。其間之募衆捐貲者固多。而陳氏之父子祖孫宣力爲尤多。帝君之靈。從此其永妥矣。而今而後。將使兩村之人。以時瞻拜。入門生敬。追維孝友之訓。益深報本之思。當必有魁梧傑出之人。以爲文教先。是又山靈之秀氣所鍾。而亦卽帝君之仁澤所覆育於無已者也。

由醒園右手而下。卽團堆壩河也。有文昌宮。人呼爲下梓潼。在縣北三十里。

調元二月三日至團堆壩文昌宮觀劇。見葉贊之天相、毛殿颺德純、兩秀才携尊而至。歡飲至暮。故友攜尊枉駕過。一龕同佛聽笙歌。君能有酒謀諸婦。我喜無殽得刺婆。蜀人謂鱸爲刺婆魚。古寺僧稀松葉少。戲場人散蔗皮多。甘蔗冬窖春賣。兒婦尤喜啜之。戲場爲甚。多嚼其汁而棄其皮與渣焉。十年不到團堆壩。白髮看看奈老何。

又五里有寶豐寺。有牛王會。

又八里至南村。東山有東嶽廟。皆明初所建。

羅江縣志卷八

北鄉下

龍神堂。前明時古刹也。在縣北三十里南村壩。

己卯、偕周尤廷士拔遊龍神堂。並序。尤廷、德陽縣令周明府際虞次君也。明府豐潤辛酉孝廉。與先君同年。去歲曾邀余至署。爲太夫人書七十壽屏。故遣子來謝。尤廷尚未弱冠。少余一歲。詩文敏捷。非凡器也。留連數日。遍遊南村龍神堂諸寺。得詩二首。奉贈云。禪林何處足堪投。除却龍神少可遊。花被客蟠根盡出。竹儲人看笋長留。不妨對佛同流酸。且喜因僧得酒篘。可惜柏松官取盡。荒山未便挽賢騶。

君家豐潤我羅江。萬里相逢意便降。敢謂文人今有二。從來國士定無雙。翩翩眞是佳公子。濯濯來過淺陋邦。不是蛩吟無好句。龍文已讓鼎先扛。士拔後中進士。爲滋陽令。

斷碑。

博士邑人　源溪張勳隸額
邑人　竹溪冉廷恩書丹
邑人　竹軒丁　校正
博士邑人　柏山何永貞撰文

□得龍神容像殊爲靈感士人迄今日爲龍神堂傳冠徒之諱法興者卽其兄之孫繼興而徒則今官氏子法□中餘自萬曆乙酉冬以別□□□□業歸自綿竹中清山道經小憩則見□□□□□

按乾隆五十六年龍神堂住持寂慧掘出斷碑半邊文字剝蝕可識者謹一百二字存之可以知創建年月孫徒法嗣及龍神堂所由名

龍神堂古名觀音寺

李化楠觀音寺補修碑記烈士殉名貪夫殉財名可殉而財不可殉也近世殉名者寡而殉財者衆此在人情類然而錙流爲特甚余嘗論釋子能叅禪悟道吐棄一切者上也其次則不貪利不惜勞苦補修寺院期於有成次也若逐逐於膻腥之場與庸夫俗子爭多較寡風斯下矣觀音寺僧如永本平池僧教洪法嗣因地廛易住持禪宇廢壞墻垣坍塌左右檀越目極不忍爰商同衆姓延請如永與其徒

常文居住永自到寺至今中間不過十年而西廊之朽者重新東廊及前殿之圮者改換山門三間禪房一所買水田三十二畝添供香火築磚墻週圍塑靈官於門樓栽竹柏於隙地今又改造正殿另塑大佛三尊凡此如永師徒自爲捐貲修建並未叩及十方也寺自兵火後妙空禪師刱於康熙初年其後三傳而絕安縣僧如善繼居之募建西廊不再傳而亦絕非永師徒相繼鼎新則妙空禪師所建造幾何不復化爲灰燼耶吾聞有不世之功者必享非常之報今如永之建竪如此子孫自此其興乎抑亦可以愧僧之貪利而不鬻垂死訖無一成者也

龍神堂有文昌宮先君石亭公新建人呼中梓潼額有文教光華四字余童子時書

李化楠新建文昌宮碑記文昌之宿在奎璧之次主文柄而帝君之尊配武曲厥祀遍天下於吾蜀尤謹蓋靈異之跡明而爲人幽而爲神切近昭著俱可徵信者莫茲土若也羅江距梓潼不出二百里以實沈主參辜駘主汾之義例之則山川星辰民所瞻仰於是焉在又非止文字之行世若水之行地無往不在宜人人不忘其所宗主而已也羅江縣北之三十里曰河村有山名月峯上起文昌宮而余之家在南村與河村隔一水當二月三日帝君降誕則兩村之人及附近各村並走相與焚香祝獻優伶歌舞以爲樂辛未之春南村人與本村得所爲龍神堂者中有聖像一尊第渺小乃思斤其楹而新之改故像而大之旁爲天聾爲地啞余需次家居實贊其謀其夏即上京謁選至壬申三月而落成龍神廟者取其址而已鳩工伐木棟楹梁檻皆更爲之墻垣門戶極堅好四壁圖畫煥發精采又雕刻神龕

一座。神像裝設俱如創始所謀者。合前後所費。共八十餘金。皆公衆力所贊襄。自是凡遇會。遂不必更至河村。而自成南村一勝地。余惟文昌尊神一方文運所關。不厭家祀戶祝。又況吾鄉第願鄉之人嫻於帝君孝友訓。以事其父兄。以教其子弟。歲時祠祀。進退雍容都雅。無長其囂凌好勝之習。以漸進於敦龐。而又嚴爲戒飭。求所以有始終者。是則可書也已。

又文昌宮惜字宮告成賦十五韻。代序奇偶。起文字。書契易結繩。繭光浮蠶簡。栗尾染溪藤。象形並會意。聲音點畫增。五經昭雲漢。六書寶光凝。大道於斯在。斯文所由興。何乃世間人。曾不知欽承。踐踏及拋棄。相習以爲恒。不知聖人典。曷觀奉佛僧。盥手誦經文。齋沐常服膺。殘編與故紙。珍惜凜戰兢。誰歟計及此。劉子一念興。家弟與之偕。石宮起七層。其光看射斗。火色上飛騰。是字皆可惜。無曰我不能。君子求多福。多壽亦其徵。

同善橋在南村李家灣東。

又同善橋碑記。善可同也。不可獨也。蓋獨則私。同則公。獨則難爲。同則易舉。凡爲善者皆然也。而橋爲尤著。吾鄉素號醇謹。父老子弟敦朴有古風。數年來。于路之崎嶇者靡不治。橋之傾圮者靡不修。獨此地需橋。孔亟而闕焉不舉。非人心不同。亦事必以漸也。甲子冬。吾鄉人一念經營。衆志咸孚。諏吉鳩工。閱兩月而告竣。予惟世之有財者多矣。然往往慳囊難破。即或間有施捨。亦多惑於浮屠。又或共爲一事。二三其見。築室道謀。不能度德比義。以相勉於善。孰若吾鄉之除道成梁。不吝己貲。而衆人一心者

乎。雖然。橋者善之一端也。由是而推廣之。以幾於風清俗美。型仁講讓。不獨父其父子其子。而後謂之大同。吾鄉之人其不以此自足。而共勗于道。以永守此同善之風也。是則吾之所禱也夫。

月波橋在南村李家灣西

又月波橋碑記南村有水源出蔣公堰。自象鼻山張家堰。以達於劉家河。蓋里人之所資以灌田也。水之支流汊港甚多。而居其中。可以作堰宣洩者。則曰大溝。溝閘不可踰。而瀦水之處又甚深。非蹇裳可濟。舊有二橋。久不治。里人謀所以新之。共解囊鳩工。始戊寅冬。迄今年夏。而二橋成。橋之左右。凡係小水之處。如所謂支流汊港者。俱架石焉。蓋舉其大。不遺其細。詩曰。履道坦坦。不信然歟。其一橋在龍神堂前。舊名飛龍。今仍之。其一橋初未有名。今題曰月波。蓋水勢蜿蜒如龍。其環抱之處。形如半月。故曰月波云。

南村前有別業。名曰囷園。前有小西湖。

調元小西湖初成。並序云。余在通能官。每日思歸。遂見之夢。夢中輒見南村屋左有荷花池。池中樓臺掩映。醒問自川來者。皆以爲田。然不夢則已。夢則如是。余心度曰。得勿使化田爲湖。後半生居於是乎。果爾得歸。當成吾志。自是不夢。今名小西湖。遂初志也。內鑿方塘。外鑿堤。一朝鑿破夢中迷。不栽便有菰蒲長。纔種旋看竹樹齊。十畝肥饒化魚鼈。百年浮沒任鳧鷖。更移紅白新繁藕。要當西湖在屋西。

又囷園雜詠四首。囷園初築。亦悠然地狹。偏能結構堅。疊石爲山全種竹。穿池引水半栽蓮。拈花偶笑

人稱佛。戴笠行吟自謂仙。曾到名山遊脚倦。此生只合老丹鉛。　獨坐園林百不思。細觀物理識安危。鳥巢密樹飛方覺。魚在深淵躍始知。甕面常留親漉酒。案頭時有自圈詩。本非畢卓何妨醉。莫怪長年獨把卮。　老來意氣尚縱橫。指點前賢入品評。未許陶潛稱酒隱。肯教杜甫占詩名。好官市上優兼儡。佳客門中弟與兄。看透世情惟冷眼。知予不是不平鳴。　一年一度出遊遨。多所枝梧少所遭。題壁草書驚太怪。逢場作戲詫猶豪。不能酒却常求醉。略解棋偏自訝高。漢帖唐碑是知己。歸來何惜校讐勞。

署州尊潘邦和認齋見訪南村敝廬四首。琴鶴貽謀遠。雲龍望氣佳。几筵新涕淚。遊釣舊生涯。草色青迷路。苔痕綠上階。高臺瞰四極。秋意澹人懷。　已陟萬松嶺。還登萬卷樓。泰山兼土壤。淵海納川流。滴露晨光起。然藜夜未休。古香如可挹。欲去更夷猶。　才疎餘短髮。祿薄仗長攖。自信心常逸。人嫌骨本凡。問奇探奧窔。學語仰雕鑱。勿屏門墻外。因風惠一緘。　座上客俱醉。園中人獨醒。雞羣常混迹。魚服欲潛形。潺水升卿月。京門頌福星。主恩不遺舊。名已貯金瓶。

車家山在南村本宅後。縣北三十里。調元父母墓在焉。不揣扁擔灘者。遵父命也。

先君誥封奉政大夫順天府北路同知石亭李公墓誌銘。

羅江在四川成都府之東北境。本朝百餘年來。儲英毓秀。登甲榜者。自今順天府北路同知石亭李公始。公未弱冠。爲名諸生。試輒利。辛酉膺選拔。登賢書。壬戌捷南宮。後二十年。公長子調元繼之。甲第蟬聯。爲羅江勝事矣。顧嘗綜公平生。始爲名儒。後爲循吏。有不徒以科名貴者。初、公考充咸安宮教習。不

就歸遠近學者多宗之及辛未之官浙江癸酉補餘姚令姚邑賦重民頑奸宄出沒公親督搜捕創立枉生所捐俸給食扃使自新擇執藝人爲之師量所執大小暫借官錢資之藝既成乃保釋之使自謀其生人咸悔悟終身不復作賊值歲歉公先期稽審戶口實數以備賑卹上官入境爲口講手畫某里某甲如數指上文無苗髮爽丙子調秀水移署平湖積案三千有奇公自立程限每日分晨午申三時訊之時各數事三月盡理令洞開門庭任人觀聽有未愜衆心者咨詢得實立時更定先是乍浦多賊公至捐俸設局教之藝如餘姚之法甫兩月復秀水任民間有七年雲烟兩月青天之謠巡撫楊公廷璋諮公循卓以知府薦尋丁父憂庚辰進秩司馬署滄州牧州爲四方盜逃淵藪公嚴保甲法稽覈部內丁男年貌按册搜索鮮脫者改署涿州州方患旱得旨賑卹公嚴肯吏侵飽捐俸煮粥加賑民賴以安癸未補天津府海防同知抵任復憂歸丙戌署霸冀兩州牧丁亥補宣化府同知駐新保安境亦多盜立查更法以小紅旗三十二半爲守旗半爲望旗初昏給邏卒守旗夜分更給望旗天明必以望旗驗傳柝中宵不輟由是奸宄屏跡戊子調順天府北路同知兼署密雲事值有冤獄公會讞得情將力雪之是時天子秋獮於木蘭行在檄府以檄來提勘留不發幾挂吏議旋經覓免上迴蹕時日公于道左曰爾爲李化楠否可謂強項令矣其有定識定力守正不屈如此公爲人狀貌雄偉氣度豁達勇于赴公爲政寬猛相濟然一以愛民爲主不輕勾攝曰堂上一點硃民間一滴血所在約束吏役維嚴公事或需車騾應以吏役家所有而厚償其值緝則不藉捕役令鄉保里正報所知者擒送簪花鼓樂以

旌之。讞獄不事刑求。使盡其情。虛衷以聽之。精算法。凡丈量倉儲。彈指間盡得其數。性介潔。絕嚮遺如。冷。每監視鄰境工程。粒粟不擾。家人亦不受一錢。其在浙之餘姚也。兩充壬申丙子鄉試同考官。立姚江書院。延壬申所得士李君祖惠爲山長。李故宿學。馳聲文坫者五十年。得出公門。冠榜首。人咸服公之精鑑。平生孝友任邨。力於爲善。期積一累萬。顏其居曰萬善堂。每曰。白日莫閒過。必多作有益之事。庶不負此光陰耳。喜藏書。以川中書少。購諸江浙。航于家。爲樓貯之。曰此吾宦囊也。工吟咏。熟韓蘇全集。覆按不失一字。善騎射。設垛百步外。每發必中。家居亦習射于圃。曰此運甓意也。公子調元、與誥同舉春官。嘗述公少時。承庭訓極嚴。不當意。輒使之耕。不令入塾。耕少惰。即投以瓦礫。以故公頷有傷痕。而公仍私挾策于隴上。據高阜而哦。乃使卒業。又垂髫時。與羣兒戲。公自爲官。兩兒設爲兩造。有狡黠不以理訴者。變色扑之。羣兒卒輸情受杖而去。識者知公他日必爲名儒爲循吏。今公之歿也。以痰疾陡作。倉卒不能救。抱長材而未竟所用。良可哀也已。公姓李氏。名化楠。字廷節。號石亭。有名厚者。始卜居羅江縣之南村壩。爲公曾祖。祖名攀旺。父名文彩。並以公貴。贈文林郎。浙江秀水縣知縣。妣俱孺人。文彩生三子。次化樟、監生。化樟、諸生。公其長也。生於康熙五十二年閏六月十四日午時。卒於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卯時。享年五十有七。原娶羅。以子調元貴。贈恭人。繼娶吳。封恭人。子三。長即調元、癸未進士。由內閣中書補國子監學錄。翰林院庶吉士。吏部文選司主事。次譚元、國學生。次聲元、爲化樟後。孫二。朝礎、朝磉。女二人。孫女三。諸孤于公歿之明年。奉喪歸川。又閱廿年。長君以歷任廣東主

考學政、直隸通永道歸。乃克卜葬于車家山之陽。命其弟太史李鼎元以狀來屬誥文其壙石。納諸幽。而系以銘曰。育民以仁。如穀斯活。植民以義。如莠斯拔。應卒彌裕。任重不折。轉石志堅。餘泉品潔。書澤遺愛。銘詞徵實。佳城千祀。永保貞吉。　賜進士出身、誥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總理刑部事軍機大臣、年眷姪富陽董誥頓首拜撰。

羅恭人墓在桑家菴西去縣北三十里有墓誌銘。

羅恭人係誥封中憲大夫順天府北路同知石亭李君元配也。父兆鰲。世爲羅望族。石亭父英華君。以羅本髫齡交。又衡宇相望。稔知恭人賢淑。遂委禽焉。時李君爲德陽諸生。以貧乏多館於外。後又改設爲羅江縣。爲邑令上元王嘉會明府所器。延至署教其子。而親授以科舉文。故數載不歸。恭人事舅姑。輒以一身兼子婦職。凡非曰操作。無不備極辛勤。至今人稱其孝。並無閒言。卒時享年二十八。姊妹二人。母居長。二姨爲國子生冉子建之妻。卽舉人冉玉嘉之祖母也。卒時長君調元方六歲。止有一妹甫三歲。乳名闌伶。仃孤苦。毫無知識。嗚呼。可哀也已。後二十歲。長君始舉己卯賢書。癸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授吏部主事。陞員外郎。兼翰林院編修。提督廣東學政。乃得封贈焚黃焉。閱二年。爲直隸通永道。相晤於京。乃求銘於余。有子如是。恭人可謂不死矣。恭人生於康熙壬辰年六月初六日辰時。卒於乾隆己未年九月二十五日亥時。葬於後山之陽。乃爲之銘曰。煌煌世閥。奕奕儒門。懷珠蘊玉。篤啓後昆。巍巍兆宅。矗立南村。蒼松翠柏。霞護雲屯。綿綿科甲。世應代興。　賜進士出身、誥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

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總理刑部事、軍機大臣、年眷姪富陽董誥頓首拜撰。

象鼻觜五顯廟。

調元五顯廟記。五顯之名。佛典以爲華光菩薩所化。然不見於儒書。惟明祝允明所著集。略有五顯記。引祖殿靈應集。言與天地同本始。逮唐光啓。降於婺源王瑜家。言當血食於此。於是建宇棲之。宋大觀以後。累封王秩。宣和始封五顯。迪功郎胡升作星源志。則疑會要不載。而推本於五行。五行者。象於天爲五緯。形於地爲五物。麗於人爲五德。又名五帝。卽所謂太昊、炎帝、少帝、譽、黃帝。其神卽勾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也。小宗伯既兆五帝於四郊。後人又爲五專祠於世。殆此義歟。論頗近雅。據此則五顯正神。其來舊矣。南村上流湔江。有山迤逦而來。直插江濱。曰象鼻觜。厓上舊有五顯廟。未知何代頹廢。嘉慶元年二月。綿竹民某患瘵病。百醫不治。有雲遊道人於袖中探一紅丸。使吞之。曰得此可除。依方服之。果痊。以金帛謝之不受。問其姓。曰蕭。問其居。曰象鼻觜。後至山下訪之。遍問無姓蕭者。有父老沉吟久之。謂某曰。兒時曾聞祖父言。山舊有五顯廟。曾覽三教源流。五顯父爲蕭永福。一胎五子。俱以顯爲派。以聰明正直德爲名。而顯德居五。尤著靈異。能降妖安民。故後人祀之。其殆是歟。某乃登山遍閱。見有小土廟。以筊卜之。其應如嚮。遂捐金立廟。而並塑觀音像於中。據此則五顯非虛也。故記之。

象鼻觜。在縣北四十里。有餘慶橋。交安縣界。

李化楠餘慶橋碑記。善不足以濟則非善。願以一人濟衆人。其勢將立窮。而以衆人濟衆人。其事恒易

舉古者杠梁之設督之在官歲一新之以便斯民然而窮鄉僻壤山巔水涯非能一一而杠之梁之也故以民勸民而梁之成也忽焉凡以靳有濟而已象鼻觜者綿安接壤也北走神泉南通紋水往來行人絡繹不絕中有一澗雖非巨流而自夏徂秋河水泛溢招舟子而無從欲褰裳而莫濟隔岸相呼不無咫尺天涯之恨甲子歲吾鄉人侯等一念經營首倡盛舉募衆捐貲架以石橋是役也費約百金工匝一年自今告成以後履道坦坦乘輿者有按轡徐行之樂徒步者無淺深厲揭之艱濟之衆矣善莫大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吾知諸君子之好善必有以獲其祥矣故以餘慶名橋而爲之記石亭文集

象鼻觜地居羅江縣上流凡縣中之田皆資灌溉

濘水本郭家溝山溪小水縣民跨水作羅漢塲下流入中江名濘江東北由龍安之石泉縣三面山發源名龍安水東流入安縣境由臭水河至堵水橋經彰明縣境至縣北二里許北寺前與濛水合流雲龍堰易家堰全子堰皆濘水也

馬家塲有野壩堰縣北四十里上接安縣大河水灌河村壩田五千三百畝

蔣公水有堰引水灌南村壩田三千畝零

毛家水有堰縣北三十里自象鼻觜下流過河南二村灌毛家壩田以上俱舊縣志

南村有寶林寺寺有仙人掌鐵幹森梢開花如芙蓉

羅江縣志卷九

人物 有傳三人

明羅江舉人一雍原永樂甲午。

二陳良翰宏治甲子。

三高節正德辛卯。

四吳瑛正德丁卯。

五鄭泗嘉靖癸卯。

明羅江進士一陳良翰宏治十八年乙丑顧鼎臣榜。

高節嘉靖十一年壬辰林大欽榜題名碑載羅江民籍有傳。

高節綿州羅江人見題名碑簡弟。嘉靖十一年壬辰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編修。署員外郎。三十三年甲辰命太子賓客、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張潮、左春坊左庶子江汝璧、爲考試官、以節與修撰茅瓚、編修沈坤、彭鳳、歐陽暎等同充房考。時潮入貢院。三場畢以病死。考試惟江一人而後序則屬同考修撰茅瓚是歲取中瞿景淳等。廷試賜秦鳴雷、瞿景淳、吳情、及第。而少傅翟鑾二子汝儉、汝孝、俱與焉。少傅以嫌故辭讀卷。不許。既試以進卷呈上。上疑汝儉等在首甲因抑第一卷至第三。復抑第三卷置二甲第四。折卷果汝孝

也。刑科給事中汪蛟、王堯日、論劾少詹事江汝璧、修撰沈坤、編修彭鳳、歐陽暸、署員外郎高節、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大學士翟鑾以內閣首臣二子汝儉、汝孝、既連中鄉試。又連中會試。若持券取物然。崔奇勳乃汝儉等師。焦清與汝儉結媚。又同受業。四人者會試俱一號。汝儉、汝孝、奇勳、皆彭鳳所取。詩同考官五人。何俱在鳳一房。歐陽暸亦汝儉等師。本同經。又改看書經。跡若引嫌。而陰助鳳尋卷。及沈坤之取中陸煒。高節之取中彭謙、汪一中、皆以納賄。故有一鑾當道。雙鳳齊鳴之謠。乞明正其辜。且欲追順天鄉試主考秦鳴夏、蒲應麒、阿奉翟鑾之罪。上下其章吏部都察院。從公參看。鑾隨具疏自理。且請特降題目。命部院大臣覆試。上怒曰。鑾被劾。有旨參看。乃不候處分。肆行擾辨。屢屢以眞無假爲辭。同夏言禁坐轎止罪一人。全不感懼。敢以撰科文贊元修爲欺朕。內閣任重。不早赴以朕不早朝。並君行事。二子縱有軼轍之才。豈可分明並用。恣肆放僻如此。部院其參閱治罪。不許回護。部院覆請下汝璧于理。嚴究分別情罪輕重。上以跡弊明顯。大壞祖宗取士之制。遂勒鑾並汝儉、汝孝、奇勳、清、及鳳暸俱爲民。汝璧等俱下鎮撫司逮問。已法司會訊。謂汝璧、鳴夏、應奇、雖各阿取輔臣之子。然實非賄故。坤之取煒。節之取一中。亦然。獨彭謙實以校尉張岳賄五百金而中。監察御史王珩、沈越、失於糾察。罪亦難逃。疏上。詔杖汝璧、鳴夏、應麒、六十。革職閒住。永不敘用。珩、越、降一級調外任。節、岳、充軍。謙爲民。坤、一中、煒、存留供職。出會州別集科試考。初。嚴嵩之入閣也。鑾以資格居其上。權遠出嵩下。不平。而嵩終惡鑾不能容。御史趙大佑劾鑾私同年吏部尚書許讚亦發鑾請屬私書。帝皆不問。會鑾子汝儉、汝孝、連捷鄉試會場。嵩屬汪蛟、王堯日、劾其有弊。鑾遂獲罪。見明

史翟鑾傳。而節亦牽入嵩所屬劾中。遂敗。

贊曰。明世。綿州三高齊名。皆以文章著。科名亦相埒。而出處略異。高第以詩人自命。恬退自得。嚼然不污。可謂明哲保身矣。高簡雖廷杖遭謫。旋復起用。亦以晚節自修。惟節以鼎甲開吾羅。爲明三百年所未有。然竟以科場事充軍。賫志以沒。衆論惜之。然當嚴嵩擅權之時。朝紳無不受其屠毒。其事起於嵩傾翟鑾。而牽連被害。則其不附嵩可知矣。受賄之事。莫必其有無。得無亦如魏忠賢誣熊廷弼行賄。以陷楊左諸清流乎。小人之害君子。何所不至。識者察其原委。而諒其心可也。童山文集。

嘉靖壬辰科。是年館選凡兩度。以後選者改入平湖人王梅前後皆與焉。凡二十一人。館元爲呂懷。碑作恒。建拜給事。蓋用前二科袁褒唐順之例。末名兩度俱郭希顏。仍留爲史官。時留者七人。而主事至九人。皆首揆永嘉意也。首甲狀元林大欽。年二十二。授官。尋以酒色亡。第二孔天胤。以王親出爲提學僉事。終於外僚。第三高節。授編修。而不免遣戍。其吉士中受極刑者二人。一爲胡守中。其一卽郭希顏。野獲編。

本朝舉人。一余昌宗。順治庚子。十五會世愷。嘉慶丁卯。

二李化楠。乾隆辛酉。

三李調元。乾隆己卯。

四錢林虎。乾隆庚辰。

五柴邦直。乾隆乙酉浙江仁和籍。

六劉　清。乾隆戊子。
七李鼎元。乾隆庚寅。
八李驥元。乾隆丁酉。
九李本元。乾隆丙午。
十曾昌曙。乾隆己酉。
十一李朝塏。乾隆乙卯。
十二冉玉嘉。十三楊上珍，俱嘉慶庚申。
十四余人鳳。嘉慶辛酉。

本朝進士李化楠。乾隆七年壬戌金甡榜有傳。

李化楠字廷節。號石亭。羅江人。乾隆辛酉選拔鄉試。壬戌進士。狀貌魁梧奇偉。分發浙江。巡撫黃廷璋一見卽器之。謂司道曰。此將來浙中第一循良也。以是上官俱刮目。癸酉補浙江餘姚縣令。姚邑濱海。自上林至闌風七鄉。通錢塘。橫亘八九十里。時有海潮爲患。十五年秋七月。颶風挾雨大作。吹瓦拔木。三晝夜不止。公戰慄跪庭中。祝曰。海地窮民甫離災難。若天不降康。堤潰水溢。民其爲魚。水旱頻仍。罪在長吏。願身受罰。爲此地民暫延殘喘。祝畢。卽分役查看水勢。天明。廟山巡檢俞漣馳報水幾潰隄。賴東南風大作。潮竟不至。人皆以爲公至誠所感云。姚邑賦重民頑。爲盜賊出沒之藪。公銳意廓清。縣賞格追比。一時小

賊多擒而巨猾依然漏網因思緝權不可專委捕快因密錄難獲猾賊四五人名於票夜喚皂隸李兆、民壯婁恩至署出票袖中面諭之曰賊某等現藏某所爾若依限獲受上賞否則革役二役唯唯退不三日積賊景三擒至內外無知者又十餘日逸賊張子顯張文紹陸通儒鄒士元繆允年孫善平等先後就擒審出屢次行竊及賄囑勢豪州同楊某串捕庇縱各實情通詳分別軍流抵罪重賞兆恩二役合邑驚以爲神乃將小賊創立枉生所捐俸給食扃使自新擇執藝人爲之師量所執大小暫借官錢資之藝既成乃保釋之人咸感悔終身不復作賊丙子調秀水移署平湖前令積案三千有奇公自立程限每日分辰午申三時訊之時各數事二月盡理去之日平湖民送者萬人頂香跪道以灰塗壁寫七年如雲烟兩月見青天二句大街小巷皆然七年謂前任平湖令瞿天翮也楊公廷璋諗公循卓以知府應尋丁父憂庚辰服闋進秩司馬署滄州牧州爲四方盜逃淵藪公嚴保甲法稽覈部內丁男年貌按册搜索鮮有脫者署涿州州方患旱公捐俸煮粥加賑民賴以安癸未補天津海防同知抵任復以憂歸丙戌署霸冀兩州牧丁亥補宣化府同知駐新保安境亦多盜立查更法由是奸宄屏跡戊子授順天府北路同知兼署密雲縣事是時京師奸人剪辦髮者蔓延數省無佐證北路有張乙者爲讐人誣告公知其冤而行在慮囚甚急公以獄讞未定拒不發巳挂吏議旋經大臣察其實奏請寬免事始解上行圍木蘭公匍伏道旁上笑謂扈駕諸臣曰這個大漢可謂強項矣人謂上有嚮用意即大府益倚重公密雲令任某以事被劾公讞得實矣有齮齕公者力持之而公素肥碩令浙時痰常上迷至是又患怔忡祀竈日以事過都門購參

餌自隨。越二日。入會城。命從者淪茶。忽解所佩刀自傷。茶至。從者驚相呼。公躍然起曰。吾安得血被手耶。創未深。然亦竟不治。聞者皆詫嘆。後任某卒以贓置重法。而力持者亦得罪戍邊衛以去。人以是服公神明云。著有萬善堂稿。石亭集。醒園錄。子二。長調元。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授吏部文選司主事。甲午廣東副主考。陞考功員外郎。兼翰林院編修。提督廣東學政。誥封中憲大夫。官至直隸通永道。二譚元。太學生。贊曰。公以壬申校浙闈。得沈君祖惠爲解首。儒林多稱之。要其獲上治民。不媿古循吏矣。疾由心作。天若甚之然。君之沒未幾。而忌君者旋以他事敗。密雲獄亦卒如公所讞。報固若斯不爽也。抑亦可以無憾矣。

年姪侍郎吳省欽撰。

調元字羹堂。號雨村。十八歲補諸生。即隨先君浙江秀水任讀書。因在籍食俸大司寇錢香樹先生家居金陀坊。時至衙署。先君呼出拜見。以素所作詩文請質。先生驚曰。公子殆非蜀人。乃吾浙人也。可受業吾門。吾當教之。然吾門生多大老。汝遙以吾兒少寇汝誠爲師而呼余爲太老師可也。自是在金陀坊受業。一日。見先生命諸公子擬作召試詩題春蠶作繭。先生命同作。調元得一聯云。不梭還自織。非彈卻成圓。先生閱之大喜曰。此名句也。當爲諸卷之首。又復批於卷曰。憶昔十年前。侍上于乾清宮。元宵聯句。上思如湧泉。言言珠玉。僕得一聯云。風簾謝家絮。霜點洞庭橙。一時王公大臣俱推僕爲五字長城。固不敢當。今見足下圓字一聯。與前事堪印証也。他年成進士。入翰林。聲名雀起。予企望之。從此以詩學受知於先生。春風中。盡丁丑一年。明年戊寅。隨先君以艱回蜀。從此不獲侍左右。然至今未嘗忘也。又受知于提學

洗馬史公屢試第一。謂諸生曰。吾在蜀三年。今始見一個秀才也。即日送入錦江書院肄業。中己卯鄉試第五名。辛巳由落卷取中內閣中書。補國子監學錄。癸未會試中第二名進士。殿試第二甲第十一名。改庶吉士。散館。授吏部主事。考差第一。充廣東副主考。回陞考功員外郎。丙申以議稿塗抹。爲同司所回。舒爲先入所中。填入浮躁。引見。蒙上詢及軍機傳吏部堂官明白回奏。尙書武進相國程文恭公。以畫稿塗抹對。上曰。司官有不安于心者。向例原准不畫押。如何便填大計。程曰。是上問居官何如。奏曰。辦事勇往。遂奉旨着仍以員外郎用。即日到任。未幾。員外尙未補缺。即命提督廣東學政。三年任滿回京。即授直隸通永道。召見勤政殿。上曰。汝乃朕提拔之人也。非朕乾剛獨斷。倘在明朝。汝能免權臣之害乎。汝須謹記朕言。在部數月。上嘗從容謂相國程文恭及侍郎袁清恪曰。李調元能與舒阿爭稿。頗有骨氣。但性子不好。須令改之。乃終不自悛。在道任甫二年。又因參永平府。爲府所傷。遂罷職。遣發伊犁。以母老贖罪。不作出山想。後上問弟鼎元。李調元是汝何人。蓋聖恩猶在念也。然時和方當國。遊其門者成羣。豫知冰山必敗。不肯復謀補官。遂毅然而歸。豈知家居十八年。冰山始敗。可以報國而吾亦老矣。以邊省之人。而受高廟特達之知。如此其重。誠爲千古罕有。終不能勉力向上。每一念及。惟有淚涔涔而已。聊書于此。以示後世子孫。世世以報國爲念。無令我長抱終天之恨也。

李鼎元。字墨莊。由廩生中庚寅鄉試。戊戌會試。殿試第三甲第一名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檢討。改授內閣中書。己未八月十九日。命李鼎元至琉球國。偕正使太湖趙文楷充册封天使。賜正一品麟蟒

服。庚申過海。辛酉春回朝復命。陞宗人府主事。

附鼎元琉球異夢記。

詩有夢中得句者。率多懵恍難解。然竟有卒得其解者。余弟墨莊。戊午八月十九日。奉命册封琉球。紀恩詩有廿年舊夢肯迷因句。自注云。甲辰九月。以假遊浙。夜夢過海。作詩。覺而忘之。惟記有雲養淡螺深句。頗自得意。而未得其解。余讀之亦覺茫然。欲查典故。而書樓已燒。無可校正。今年壬戌六月二十五日。冉甥玉嘉自京回。墨莊抄寄所作右旋白螺記云。右旋白螺者。西藏入貢供器也。乾隆丁未春。上命大學士福康安勦臺匪林爽文。賜此螺。時余方在翰林。修國史。得恭讀高宗純皇帝御製右旋白螺贊。謂微物而能測天攜以過海。吉祥安穩。心竊誌之。後數月。捷音至。言舟行往來順利。此螺遂奉旨留貯閩督署。備渡海用。嘉慶四年己未。琉球國王尚溫、以其祖尚穆喪來告。請襲封。例遣使。余時官中書。適在選。八月十九日。引見。得旨。貳修撰趙文楷以行。庚申二月出都。四月抵閩。中丞汪公志伊齋螺至。云皇上命督臣玉德奉許供奉。封舟。乃望闕謝訖。啓鑰審視。螺長五寸六分。參之數得天地之中和。圓腹混沌。象太極。首尾各長二寸。象兩儀。旋四折而止。象四象。螺皆左旋。此獨右者。以陰承陽。迎天行也。膚嵌寶石八。合八卦數。色配之。襲雲錦五重。重一色。取五行相生義。所以養之也。藏以金匱。而無極之理備焉。蓋造物者生是非偶也。先是。乾隆甲辰。余假歸。九月四日。泊舟温城下。夢航海樓船巨麗。旗幟飛揚。風浪拍天。擊節爲詩。醒記雲養淡螺深句。並舟牌書免朝字。舉以問人。無知者。以夢也置之。及使

命下。檢同鄉海山先生琉球志略封舟圖。有免朝字。已驚前夢驗。豈復料白螺之命。能使十七年夢中之句。字字有着落哉。五月七日自閩開洋。十二日抵中山。十月二十五日自中山開洋。十一月朔日歸閩。去來皆六日。竊惟琉球自前明迄今。册使往來。三十有餘次。往往中流猝遇颶颶。檣傾柁折。甚者觸礁破舟。此行獨邀順利。與福公後先一轍。謂非白螺之神。曷克致此。五燈會元。謂廣南有鎮海明珠者。殆此螺之類歟。並寄接到白螺恭紀二首。即以夢中句爲起句云。雲養淡螺深。居然夢可尋。光華瞻日月。靈異測陽陰。定海風癡避。降龍佛法欽。波濤知不起。止水是臣心。雲養淡螺深。光涵八寶沈。貯霞囊是錦。捧日匱爲金。已佐將軍績。重煩聖主心。不才叨異數。何以靖微忱。夢之足徵如此。前因之說。信不誣也。誰謂不可解乎。雨村詩話補遺。

李驥元。乾隆甲辰殿試茹芬榜有傳。

李驥元。字其德。號鳧塘。羅江人。生不好弄。天性愛書。甫四五歲。見羣童入塾。即跟隨不回。父香如尋歸問之。則曰。我亦欲讀。父曰。汝能識字乎。對曰。先生教彼認書。我從旁聽之。十已記其八矣。試之果然。父奇之。遂留自課。南村有龍神堂。在大溝北。中有文昌宮。每年二月初三日誕會。演劇闔村士女。無不聚觀。弟獨絕跡不出。父憐其體弱。恐勞瘁成疾。詎令出觀。不得已隨去。隔溝而望。仍挾一書。且看且讀。及父至劇場回視之。則已回塾矣。人皆以爲異。時戊寅。余隨先君自秀水丁祖妣艱歸。先君命余在環翠軒課弟譚元。而香如叔亦令鼎、驥兩弟從學舉業。惟弟年幼苦讀。未弱冠而文已如成人然。是年值羅江彙童。滿擬縣

覆居首。未幾榜發。則見驥一人回。問之。哽咽不言。淚如雨下。乃知首覆無名。因慰之曰。觀汝志氣如此。必不久居人下也。次年。即由縣州院連取三案首。入庠。學憲南匯吳冲之愛其文。深器之。弟初名繼。公親筆改爲驥。曰。汝千里駒也。勉之。自是歲科屢試第一。丁酉遂入選拔。中鄉試第五名。經魁。余時亦提學廣東。聞之喜曰。此可繼先君及余之故步也。次年戊戌。又聞弟鼎元中進士。以三甲第一名改庶吉士。又喜曰。此可繼余館選之故步也。是科弟雖未第。而鼎授館。得檢討。家聲由是日起。人皆榮之。余曰。未也。須得編修。乃慰我心耳。必得者其在驥弟乎。又三年。余由廣東學政任滿回京。補授直隸通永道。因接二弟在署。甲辰會試。余與鼎往內城看榜。見四川進士額止二名。弟與巴縣張錦輿焉。一時榜下譁然曰。皆讀書種子也。我輩不第。可無恨矣。殿試二甲。改庶吉士。後三年。散館。竟得編修。于是三翰林之名。噪天下。大總裁兵部尚書獻縣紀曉嵐先生。謂諸王公曰。吾今科所取。皆讀書人。而首推者。實雨村之弟驥元也。吾昔皆二甲。未得編修。今不缺矣。成吾志者子也。時香如叔亦自山東泰安令。弟婦兄何人麟署。聞信回京。相見於通歡燕。竟日。余時亦將歸里。臘月初五。爲余誕辰。弟曾作詩二首祝壽餞行。送至葫蘆頭。各灑淚而別。丁未。兩弟丁叔父艱。始得回里相見。然一自楚北來。一自粵西來。雖喪費稍支。而萬里千山。風塵碌碌。已苦不可勝言矣。居半年。惟與父老閒話桑麻。絕口不談溫室樹。生平不喜應酬。在京亦不多赴燕會。來川典試編修。溫汝适順德人。爲會試同年榜。後道過羅江見訪。已行至祠堂。蓋欲兼觀醒園也。弟既不迎迓。亦不備餐。溫悵然而去。後吾弟聞之。若不知也。服闋至京。此後遂與弟不復相見矣。次年。適值乙卯科各

省鄉試考差得頭等蒙恩差典太常寺卿施朝幹充山東副主考回京復命召對稱旨問家世甚悉天顏大喜未幾卽陞左春坊左中允蓋超陞也人皆以爲簡在帝心不日將大用王公及掌院等交相薦舉戊午大考雖照例仍改編修每逢站班常被顧問尤爲成親王所器賞是年二月二十三日奉特旨派入上書房行走除夕蒙上賞賜貂皮等節物隨詣公門叩謝已未年五月初三忽得咯血之疾始猶勉強上朝因誤服涼藥遂至不起蓋弟一生讀書之心血至此而盡雖身列淸華而骨體已枯故臨死而猶不自知也弟工於小楷每以趙子昂爲法作文簡古似韓柳尤工於詩立意學蘇數年前曾以皃塘稿托余壻張玉溪寄余求序其詩亟爲少司寇王蘭泉先生所賞序成寄墨莊爲刊行不知刊成否弟天性孝友兄弟和睦從不問家人生產故至今同居無閒童氏張氏生有二子長子五歲次二歲俱於弟卒後一年夭殤竟無子其存惟張氏所生一女而已弟生於乾隆乙亥年七月初二日寅時卒於嘉慶四年己未九月二十二日寅時年四十有五

贊曰昔王沂公夫婦積德無子每夜禱天願賜一愛讀書子後夢神人送一子謂曰今以曾參爲汝子後生兒遂名曾今弟之好讀毋亦天所賜歟雖非三元宰相而馳名翰苑幾二十年叠膺帝眷可謂深矣乃年止中壽沒竟無子亦又何哉豈天能生之而不能成之歟抑其稟氣之厚薄有以使之然歟嗚呼天道無知眞無知矣兄調元撰

本朝副榜一郭大有乾隆辛酉

二陳　德。乾隆己亥。譚有容。嘉慶戊午。
本朝拔貢。一趙　亮。雍正乙卯。
二李化楠。乾隆辛酉。
三李驥元。乾隆丁酉。
四計國成。乾隆己酉。
本朝歲貢。一嚴秉剛。
二陳　註。
三范　昂。
四陳　策。
五石維嶽。
六陳格言。
七冉　睿。
八謝周望。
九計萬安。
十計天禧。

十一鞏建昌。十三李朝杰。恩貢。
十二陸士彬。十四陳懷瑀。
本朝武舉。一李應宿。二張書綸。
三謝應元。
四李彥青。

羅江縣志卷十

節孝

宋節孝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于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爲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石泉軍吏劾治。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其女。考掠無實。吏乃掘地爲坑。縛母于其內。旁列熾火。間以水沃之。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而絕。吏憐而許之。既見。謂母曰。母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汚辱。寧死箠楚。不可自誣。女今死。死將訟冤于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勘官李志寧疑其獄。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寐。坐廳事。恍有猿墜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兆非殺人。袁姓乎。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袁氏。明日袁至。使吏執之。曰殺人汝也。袁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遽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也。獄上。郡牌其所居曰孝感坊。宋史。

道釋

羅江縣道士譙乂俊。壯年忽夢太山府君追之。賜以黃敕補爲杖直。責歸陽間。夜赴冥府。此二十餘年。常說人間有命未終爲惡者。追生魂笞之。其人在陽間之病。或貧乞是也。往見親戚及里人被笞者。明旦往

覩之。皆驗。然恆願得免。忽于宴間遇道士。不言姓名。謂曰。爾何不致名者。盡于陽間上告南辰北極必得免。乂俊依此虔告。忽爾太山府君卻追黃敕。自是遂免。因入道攻易。年八十餘。太平廣記。

技術

羅義。綿州之南村人。父兆鰲。卽吾外公也。生三子。長超。次玖。三卽義也。超、玖、皆慤謹。獨義不治生產。任俠仗義。好奇術。每爲人報不平。二兄皆惡之。幼時有老喇嘛至門求食。義怒其膳贍。逐之不應。以石擊其顙。流血滿面。喇嘛遂臥地號冤。作死狀。義悔。扶至家。厚待飲食。爲謝前罪。喇嘛曰。無妨也。速以水來。義以杯覓水與之。喇嘛咒水。而自塗其痕。頭皮如故。義神其術。出斗米求之。遂密授其訣。謂義曰。此鐵牛水也。以濟人則可。不可以自利。自利則不得其死也。遂去。鄉里有患跌折金傷者。醫之無不立驗。瘍瘡癰腫。並能治之。吾母吳太夫人患乳巖。火赤煩痛。飲食不進。延義咒水噴乳。便不知癢。以佩刀割其腐肉。遂愈。又善金石變化之術。以小石置杯中。蒙以帕。咒之。卽成小銀錠。先君石亭公。庚午年授徒觀音寺。寺前有陳五店。共試其術。始見滿杯皆石。去帕則皆銀也。陳五以爲眞。盡納之懷中。探之則又成石矣。義笑曰。此未爲奇也。櫃筒有青蚨。經我一搖。則盡入吾袋。陳五不信。先出筒紀數。復入始搖。方聞響而筒空矣。陳五甚急。義出其袋。笑曰。錢在此也。數之。毫釐不爽。先君奇之。因延與飲。嘆食無魚。義曰可得也。以紙醮水成二團。投碗中。則雙鯉宛在水中。鱗鬣游漾。似新出水者。皆曰烹乎。義曰不中烹也。擲之於地。仍成紙團。爲之衒然。一日先君殺雞食。義見曰。何故殺生也。以手逗其頸接之。咒畢。雞復飛去。其神異如此。然義自有此術

不畏刀棍。頗多持刃以爲能。非數十人不可近。或見斫傷。卽以水自咒。平復如故。前後傷人無數。兩兄患之。義曰。我終不以一人累兄也。然旣嫌我。我豈爲周處貽害鄉里乎。遂去。不知所往。癸酉。先君宰浙之餘姚。令余奉母買舟由涪開程。一日至重慶上岸。登酒樓。則義在焉。問余曰。汝來時。曾聞州中有人殺七刀。尙活乎。余曰。不知也。後至酆都。復見之。並給予貲。別曰。君去。余亦歸矣。後余官京師。聞義殺人前案發。爲孫法祖所獲。以印鉗其足。夾之幾斃。置鐵牢中者屢年。先是縣有甲首黃某者。素見信於孫。多剝民膏脂。以邀官寵。鄉人呼爲黃虎。義之殺人而遁也。經一年。事已息矣。黃知其歸。密爲孫耳。又暗爲捕目。故獲義。以故恨黃刺骨。逾年孫去。赦出。義百計覓黃。黃巧避之。終不敢出。己丑。余自京丁父艱歸。見義於花街鎭。蓋新移來此。以舅故。登堂拜之。見精神如昔。而腳稍躄。問其故。目光炯炯。似大不平者。後戊戌。余服闋。補官。提學廣東。鄉人有來署所者。告余曰。義以去年二月殺黃某於團堆之劇場。屠割無全膚。其殺黃畢。亦自殺。余聞之。始嘆喇嘛之言。至此終驗也。

贊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黃與義本無夙昔之仇。徒以身充甲首。橫行鄉里。助官虐民。遂至身遭慘死。可不鑒乎。殺一人而除一方之害。義亦烈男子也哉。

土產

桃花犬　淳化。合州貢羅江桃花犬。甚小而性慧。常馴擾于御榻之前。每坐朝。犬必掉尾先吠。人乃肅然。太宗不豫。犬不食。及上仙。犬號呼涕泗以至疲瘠。章聖初卽位。左右引令前導。嗚吠徘徊。意若不忍。章聖

令諭以奉陵。卽搖尾飲食如故。造大鐵籠。施素袖。置鹵簿中。行路見者隕涕。後因以斃詔以敝蓋葬于熙陵之側。

楊大年談苑。淳化中。合州貢羅江犬。常循于御榻前。太宗不豫。犬不食。及上僊號呼涕泗。以至疲瘠。見者隕涕。參政李至作桃花犬歌。以寄史館錢若水。方輿勝覽。

翰林學士李至。字言幾。眞定人。舉進士。太平興國中。爲翰林學士。參知政事。兼秘書監。判國子監。眞宗朝拜工部尚書。知河南府。卒。作桃花犬歌。呈修史郎錢侍郎。宋史。錢若水傳。太宗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號鳴不食。因送永熙陵。李至嘗咏其事。欲若水書之。以戒浮俗。若水不從。詩曰。宮中有犬桃花名。絳繒圍頸懸金鈴。先皇爲愛馴且異。指顧之間知上意。珠簾未捲扇未開。桃花搖尾常先至。夜靜不離香砌眠。朝飢秖傍御牀餧。彩雲路熟不勞牽。瑤草風微有時吠。無何軒后鑄鼎成。忽遺弓劍棄寰瀛。迢迢松闕伊川上。遠逐龍輴十數程。兩眥漣漣似流淚。骨見寒毛頓顦顇。萬人見者俱傷心。微物感恩猶若是。韓盧備獵猶足嘉。西旅充庭豈爲瑞。聞君奉詔修實錄。一字爲褒應不曲。白魚赤雁且勿書。願君書此懲浮俗。古今詩話。

宋王禹偁園林犬賦。嘉彼御犬。既良且馴。蒙先朝之乃眷。向皇宮而託身。有警蹕以皆從。無起居而不親。繡組飾以煒煒。金鈴奮而振振。飼以公庖。彭澤之魚公曾何足道。畜之土性。西旅之獒兮詎得同倫。健隨天步。慵眠地茵。效珍比夫異獸。供命等乎邇臣。若乃風暖掖庭。花繁禁禦。扇俟錦翼之雉。籠近雪衣之女。入赭袍兮曳尾。聞霓裳兮率舞。巡繞乎金塘。徘徊乎瑤圃。睥睨爐烟。追隨蠟炬。見觀書于乙夜。

聽求衣于未曙。既無吠乎投籤。每夙興于曉鼓。莫不默識聖心。潛知天語。備指顧以弗迷。奉周旋而見撫。第晨遊而夕嬉。又安在乎逐麋而捕鼠。彼宋猱之與韓獹。又安得同羣而接武者哉。嗟乎事變人天。時移今古。秦皇採藥。島中之士未迴。軒后鍊丹。湖上之龍已去。欠舐鼎以登仙。對遺弓而戀主。臥錦薦兮罔安。唱鮮食兮彌苦。豐顱載減。負重鋂而不勝。病骨其羸。求敝蓋于何所。赫赫顧命。明明嗣皇。念犬馬之微誠。義存始卒。徵父母之所愛。深增盡傷。俾守園陵之地。且殊槃瓠之鄉。縻索紲以璀璨。琢籠檻而熒煌。仗陪廁簿。車逐轀輬。鑾幽宮兮黯黯。號白日兮茫茫。松阡夜月。柏棬曉霜。依六尺之輿。已成疇昔。盜一杯之土。亦足隄防。表中天之巨痛。廿朽骨於龍岡。狡兔盡而見烹。理殊炎漢。駿馬死而陪葬。事類皇唐。邈予生之介立。荷太宗之維繫。叨澤宮之一第。玷承明而三入。恥懷祿以不言。維報君之是急。胡薄命之多屯。顧寸功而莫集。嗟白首于郎署。慟梓宮而嗚咽。生未得圖形烟閣。想英衛之難追。死不當賜葬長陵。豈蕭曹之能揖。異臣哉之可歌。信龍也之罔及。聊作賦以自傷。寄毫端而雪泣。小畜集。

屢歷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臺官宋禧上言。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警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時人謂之宋羅江。東軒筆錄。

馬馳李。李出馬馳寺。樹高七八尺。葉微小。結實生熟皆青灰色。核小如米。而甘脆。一名青脆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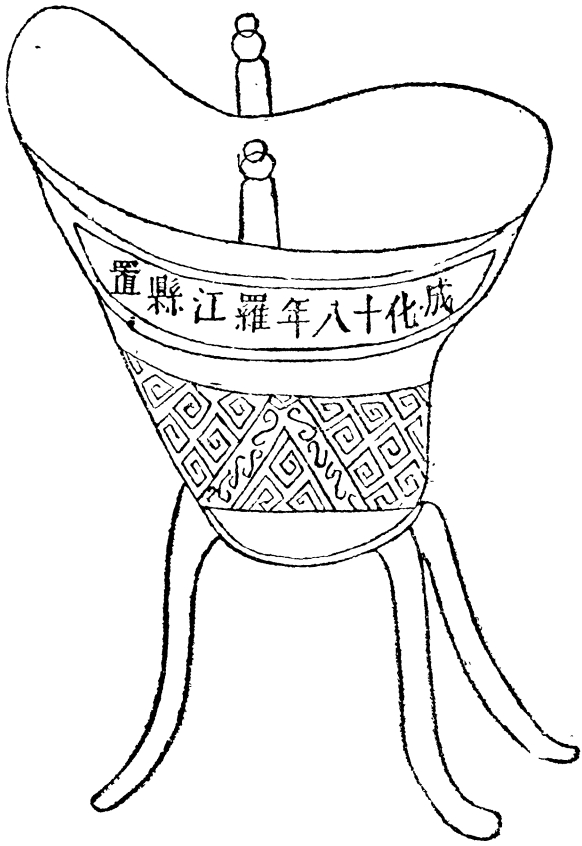
石瓜樹。在馬馳寺正殿東廊堦下。土人呼爲冬瓜樹。樹端挺葉。肥大如冬青。花似桑。色淺黃。實長不圓。殼解而子見。見益部方物略記。又廣羣芳譜。烏撒軍民府土產石瓜樹。生堅如石。善治心痛。今羅江縣有之。

海紅豆。紅豆出略平小天台山。遍地有之。枝如木蓮。葉碧綠。三月開花結莢。莢內有豆如紅豆。可作飣果。春取根下小枝移栽易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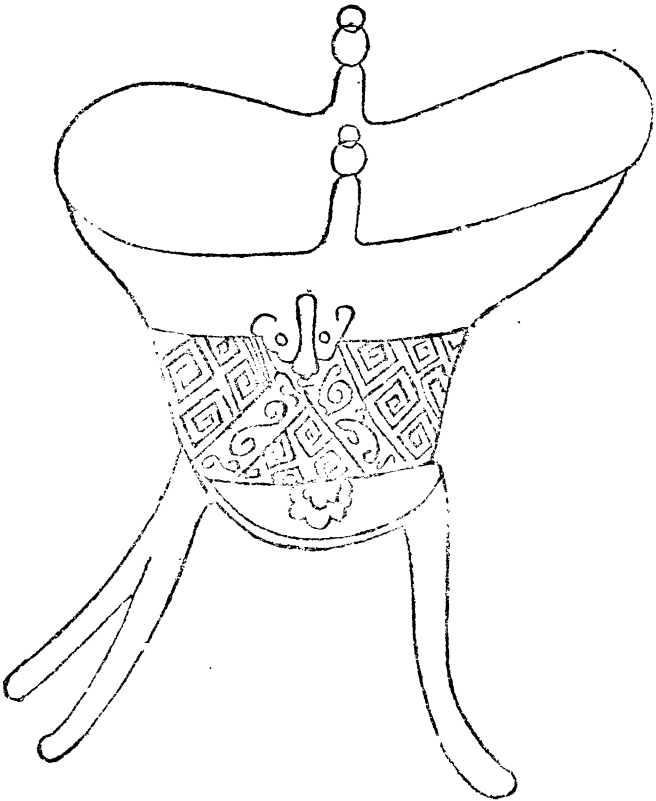
附銅爵二

羅江縣北寺。周士泰家中。掘出明銅爵二。高五寸。上闊五寸。腹二寸。脚二寸半。以其亦係羅江縣土中掘出。故附記之。使後人知有羅江縣故也。

爵



背



調元銅卮詩并序云滘亭山下有八十歲老人周士泰掘出明兩銅卮上有成化十八年羅江縣置九字予購得之並記以詩云人間何處是滄桑生把他邦換此邦丁鶴歸來城郭變兩銅卮上見羅江

附刪誤舊志一條

按舊志西山觀設有羅隱木牌不知始於何人蓋羅隱曾有魏城逢故人詩疑其亦遊于羅故祀之又因查不出搢紳以羅江爲雒城始於何代遂引羅江東集中有雒城作一首其詩云大鹵旌旗出洛濱此中烟月似埃塵更無樓閣尋行處只有山川識舊人早得鑄金誇范蠡旋聞垂釣哭平津舊遊難得時難遇迴首空城百草春觀其詞意蓋客寓洛陽作也古洛雒通用故曰洛濱與羅江蹟爾小縣全不相合且此時五代分爭十國各霸前後兩蜀爲王孟所據吳越王獨守正朔終身稱王故江東暫依之何曾有腳跡入蜀中來祀羅人殆如楊公周冕欲修金雁橋而先與漢州爭雒城也善乎劉甲人物志序曰唐以前凡稱涪城即今綿州也凡稱雒城即今漢州也如使雒城爲羅江則朱子綱目於建安十七年冬十二月大書曰劉備進據涪城不應又于十八年夏五月復書曰進圍雒城矣羅江去雒城七十里安知非中流矢後歸葬於此乎羅江爲涪分邑之地當時不過村鎮驛站往來之所並未立有主名自改設羅江縣後遂無古名可稱搢紳出于京都琉璃廠書賈多係妄爲全不足據遂強安雒城二字以至仕宦者俱遵用之此誤之又誤者也故不可不刪又大霍山乃羅璝隱居之所今人多誤爲羅公遠則又走入唐明皇月宮去矣然仙家事本屬荒誕可以不辨至此事則讀書人明而易見者也不得不全刪之以免貽誤後人冒認雒城爲羅江之號而並不必引羅江東詩人以爲我羅江光寵也然則羅江古名當何稱乎曰潺亭、萬安皆可稱也何必區區與漢州爭雒城也調元又記

雒城與羅江全不相涉。不知何以相沿誤稱至此。羅隱木牌。想亦起於沈公修志時。附會其說。今得吾師辨明刪除之。閱者可以昭然發矇矣。受業冉玉嘉跋。

王雲五主編

萬書集成初編

羅江縣志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李調元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